

左拉

左拉的一生

引子

在十九世纪法国的文坛上，名家辈出，巨著云集，文坛盛况，蔚为壮观，这是法兰西人民的骄傲和光荣。其间，有一位笔力酣畅，气度非凡的作家，他曾以《卢贡·马卡尔家族》这一鸿篇巨制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竞相媲美，接连推出数十部长篇小说，一跃而成为法兰西文坛的健将，这就是爱弥尔·左拉。

左拉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又是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最彻底的捍卫者。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好像一幅气势雄伟、色彩绚丽、包罗万象的油画，作者以宏伟的气魄，写实的手法，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典型人物，构成一个时代的风俗画，展现了一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间法国现实主义的历史；那么，读左拉的作品，好像是翻阅一卷卷资料翔实的宗族家谱，记述各式人等多达千余人，上至曾祖，下及玄孙，种族血统，家教遗风，乃至各类风俗和事件的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作者以独特的眼光，从种族、遗传、环境三要素出发，洞察人类社会，运用他那犀利的文字解剖刀，详尽地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纱幕掩饰下的社会罪恶，给读者提供了一部第二帝国时代（即1850至1870年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左拉十分崇拜《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把巴尔扎克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他继承了巴尔扎克的文学事业，又致力于为新时代的需要而创建新文学，终于别开生面地为法兰西文坛建筑起又一座奇异壮观的艺术大厦。

在文学创作上，左拉重视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但决不停留于简单的模仿，而是立足于开拓表现生活的新领域，探求适合于表现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立志摸索出一条文艺创作的新路。在欧洲各种文艺思潮流派频繁更迭、交替发展的过程中，左拉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继承并综合了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泰纳的文艺理论，完整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创作主张，成为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言人。在政治生活中，左拉爱憎分明，力张正义，不遗余力地置身于震撼全欧的德莱菲斯事件的浪潮中，表明他又是一位为正义而抗争的英雄战士。

法国著名作家安那托·法朗士在左拉墓前发表的悼词中说：“我们崇敬他：他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法朗士认为，在当时的世界文坛上，只有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才可以与之相比较。恩格斯曾经从现实主义小说应当提供经济细节的详尽数据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左拉远不及巴尔扎克，可是列宁却深深地喜爱左拉的为人及其文学作品。近百年来，人们对左拉毁誉不一，褒贬皆有，这正好说明左拉及其作品所包含的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就其文学创作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而言，左拉无疑是一位多产而有建树的大文豪。

惨淡凄苦的童年

大凡有生命力的花草树木，总不是在温室暖房中培育出来的，世上有才华的文学家，也往往经历了惨淡凄苦的童年。爱弥尔·左拉的生活历程，就是在痛苦与不幸中起步的。

一八四四年四月十二日，爱弥尔·左拉诞生在法国巴黎圣·若瑟夫街十号的一座楼房里。这所房子，坐落在一条离菜市场不远、人烟稠密的窄小街道上。每当晨曦或黄昏，车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然而这繁华的花都巴黎并不是左拉真正的故乡，他的童年却是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的爱克斯城度过的。只是因为这年春季，正当鸟语花香、春意盎然之际，他的父亲伴随怀孕的妻子，从爱克斯城来到巴黎，计划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就在这对青年夫妇旅居的时刻，由于路途辛劳，促成早产，左拉便意外地在这繁花似锦的首都巴黎诞生了。

如果要追本溯源，作点历史考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爱弥尔·左拉的父母都不是法国人。这对父母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种族血统各异。他的父亲名叫佛朗索瓦·左拉，原是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一个军职世家的后裔，一八一三年曾在约瑟亲王军团供职，惟因拿破仑垮台，他才转业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由于职业的关系，他相继在奥地利、荷兰、德国、英国、阿尔及利亚等地就业谋生，足迹几乎遍及全欧。一八三三年，法国七月革命之后，他在法国马赛定居下来，进而加入法国籍，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公民。

左拉的母亲是希腊人，姓欧白尔，名叫爱米莉·俄尔丽，原是贫苦手工艺人的女儿。一八三九年，佛朗索瓦·左拉来到巴黎旅行期间，有一天，他在圣雨斯大昔教堂门口，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女邂逅相遇，这个少女的美貌使他倾倒，彼此一见钟情。有情人一旦被爱神之箭射中，爱情焕发出来的魔力是不可抗拒的。自此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形影不离，不久就结婚了。

在这个初建的家庭里，经济上不算拮据，生活上也幸福，事业上很有奔头。佛朗索瓦·左拉年轻有为，富有聪明才智，办事干练利落，是个开拓型的男子汉。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替马赛一家造船厂建造船坞，由于工程上有所发明创造，颇得厂方的信任和重用。

在离马赛不远的爱克斯城，每当夏日来临，常有缺水之患，城镇居民都为饮水问题而苦恼。佛朗索瓦·左拉常到这清静的小城走走，每当他耳闻目睹居民的忧患时，先前他在德国见过的那种水闸和水渠的情景，便时时呈现于脑际。他想着：为何不能在这儿开凿一条德国式的水渠呢？他仔细勘探地势，走访乡里，终于在离爱克斯城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发现一个峡谷，那儿绿山环抱，水源充足，完全可以劈山引水进城。于是，他拟定开凿河道的计划，寻找资金，向当局提出建议。为了此事，他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常常奔走在巴黎、马赛、爱克斯之间。

自爱弥尔·左拉出世后，刚做父亲的佛朗索瓦每日乐不可支，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接着又传来喜讯，他那修建爱克斯水渠的计划被当局采纳了。佛朗索瓦为此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妻子，这对夫妇经过磋商，决定辞去马赛的工作，把家移到爱克斯城。起初，他们住在圣昂莱广场街，后来迁到西瓦加死巷居住。住址的一再迁徙，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便于全力营谋他所修建的水渠，开凿一条能供水给普罗旺斯——爱克斯的水

渠。为了早日实现这项事关民众福利的壮举，佛朗索瓦当即把妻子的几个兄弟从别处叫到身边，一道筹划商议；并招募了一批意大利工人，破土动工。这样，他自信很快就能获得财运了。

结果事与愿违。正当左拉全家寄希望于好运来临的时候，一八四七年的一天早晨，佛朗索瓦·左拉突然发病。起初病情不重，大抵是因为过度疲劳，加之寒风袭击而患上感冒；随即病情加剧，终日咳嗽不止，第二天转为肺炎，卧床不起，虽经送往马赛求助名医，但已无济于事。在短短的一星期内，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病死在马赛城内阿尔布街的莫赖旅馆中。当时，左拉的母亲才二十七岁，左拉自己也还不满七周岁。

幼小的左拉失去了父亲，除了痛哭之外，也许还不太明了他的家庭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境遇，可是年轻寡妇的悲痛忧虑，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是她曾经兴致勃勃地在想方设法支持丈夫振兴家业，日以继夜地与丈夫一起，为筹划开凿水渠而操劳，展望着美好的前程。可是年轻有为的丈夫突然病故，一切良好的愿望顿时化为泡影。如今，她只得孤独地携带着一个七岁的孩子留在人间挣扎谋生了。

这时，左拉的家庭经受的严峻考验，不仅在精神上造成严重的创伤，生活上遭受沉重的打击，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穷苦不堪的困境。丧事刚了，来自各方的债主蜂拥袭来，先前欠给左拉父亲钱款的那些人却乘机赖账，许多既复杂又永无止境的官司便从此开始打了起来。爱弥尔·左拉的童年，就是在这种诉讼和金钱的纠葛中度过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逼迫、冷眼和纷争，左拉的母亲深感无能为力，惟有那位年逾七十的外祖母出来，给左拉一家以温暖和关怀。她凭借自身的理家能力，帮着这位缺少生活经验的年轻寡妇女儿度过难关。这母女两人要对付债主的威逼，支付没完没了的打官司的费用，用典当家中的旧物，偿还律师的诉讼经费。然而纵使这两个妇人竭尽全力，仍然抵挡不了贫困的袭击。不到一个月，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耗费殆尽，其情其景，真可谓赤贫如洗了。即便如此，她们仍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这种惨淡凄苦的境遇，极力设法使年幼的左拉的心灵，承受最微小的痛苦和不幸。为此，她俩决定把左拉送去上学。

左拉七岁时，他到伊索阿尔老先生开设的私塾小学念书。那是一所圣母院附设的寄宿小学。在这里，左拉每天要背诵《圣经》，读着《拉·封丹的寓言》，聆听私塾老师的教诲。但这一切都引不起左拉太大的兴趣，他把少年的精力和时间，一股脑儿花费在课外活动上。在私塾的窗外，放眼四周，竟是一片翠绿的田野，一条名叫拉多尔司的小河绕经私塾屋外流过。每当酷热的夏天，爱弥尔·左拉总是由着性子玩耍，不是和小朋友们到河里洗澡，就是在森林、田野间奔跑，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五年。

从一八五二年起，十二岁的左拉进了爱克斯市立中学。这时，他改变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增强求知的欲望，成为一个勤奋苦学的优等生。在学校的奖赏册上，曾多次记载着他获得的名次和奖赏。在这里，他与同窗学友巴第思丹·巴伊（未来的科学家）和保罗·赛尚（未来的画家）结为至交。在十五岁的时候，左拉诗兴大发，他只想读诗、背诗、写诗，诗歌成了左拉整个活动的新天地。他的朋友巴伊，赛尚附和他的狂热，他们不再到咖啡馆闲逛，除了偶尔闹过一点浅薄的恋爱外，他们的志趣很快就集中到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上来。

每逢假日，这三个同龄人常常一起到郊外野游。他们从黎明时动身，带着干粮，直到走得汗流浹背，酷热难熬的时刻才停下来。他们在树荫下一块儿读书，一块儿争辩，讨论文学与诗歌；他们读的文学作品不尽相同，但好在彼此志趣相投，喜欢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直至黄昏落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边走边读，边笑边闹地回到家中。

在这三个少年朋友中，巴伊喜欢理科，赛尚爱好绘画，左拉热爱文学。当然，左拉和赛尚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两人都爱好音乐。在市立中学的军乐队里，左拉是吹小笛的能手，赛尚的喇叭也吹得挺不错；但就文学创作的劲头和才华来说，在这三人之中，左拉该算是首屈一指了。就在中学读书时期，左拉酷爱阅读浪漫诗人维克多·雨果和缪塞的著作，开始练笔写诗，并尝试性地创作了一部喜剧和一部历史小说。

当他依次升到三年级时，摆在他面前的课题，就是急于要对自己深造的前途作出抉择：是向理科方向进攻，还是向文科方向发展？按照他的天赋和才华，凭借他那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优异成绩，左拉是完全有条件进入高中文科班的。然而，他为了继承父辈的事业，寄希望于自己将来能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作为，他决定舍弃钻研古典文学的道路，选择物理学作为自己日后主攻的方向。显然，这种抉择对左拉来说并不太合适，但后来的实践表明，错误的抉择并没有妨碍左拉的成长，反而成为他后来把自然科学原理应用到文学创作中来的一种极为有利的因素。

一八五七年，左拉的外祖母不幸去世，这构成了左拉生活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转折。当时，左拉母子俩已经失去了生活上的凭依，再也不能继续在爱克斯城立足。于是，他们把身边仅有的衣物变卖了，换取一点路费，决定走访巴黎，去投靠昔日的亲朋好友。不言而喻，左拉的心情是格外沉重的，和蔼慈祥的外祖母的面影已不复存在，巴伊、赛尚这样的同龄挚友又不忍离别，充满诗情画意的南方田园景色，更是使他留恋不已，但是生活的重负却迫使他不得不向这一切告别。左拉捂着嘴，噙着泪，一步一回头，慢而又慢地向巴黎方向走去。

到了巴黎，母子俩先在王子街六十三号楼内暂居下来。经过母亲的多方托情，左拉以公费生的资格进入圣路易中学的高中班二年级。尽管巴黎远比爱克斯城繁华热闹，可是在拉却学感孤独与冷漠。家境的贫寒，加之略带南方口音的语言，一时学习成绩也赶不上别的同学，因而经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奚落。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他没有结交一个朋友，甚至连攻读理科的信心都没有了。只有当他提笔给乡村的那些学友写一封又一封长信的时候，他才恢复了先前的那种兴致勃勃的活力和心境。到了放假的时候，他的母亲就送他到爱克斯去，让他忘却惨淡寂寞的冬季，但这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回到巴黎，左拉没精打采地在圣路易中学上修辞课，他跳过哲学班，直接去参加理科班的毕业会考，笔试成绩取得了好成绩，被列为第二名，然而在口试时失败了。虽然主考的教师想帮助他过关，但主考文学的一位老师却极力刁难他。因为这个应试人既不知道查理曼大帝的死亡日期，又不附和他的文学主张，这位文学的主考教师终于发怒了。这年十一月，左拉抱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赶到马赛，参加中学会考。然而这次的境遇比在巴黎时更惨。在马赛的考场上，他的第一炮就没有打响，甚至连笔试也未被通过。这样，前后两次学科考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他原想直接取得文凭的一线希望，就落了空。

因为太穷了，十九岁的左拉不可能继续求学。他没有文凭，也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他只得把自己满腔的恐惧、疑虑和失望，诉诸笔端，写信给爱克斯城的青年朋友。

穷困凄苦的际遇，迷惘惨淡的前程，左拉在彷徨、苦闷中挣扎、思索着。他想：既然穷得不能继续升学，那还不如干脆离开校门，自谋生计；要是一旦打通道路，有了职业，那样，至少也可以帮着母亲闯过生活上的难关。

与职业赛跑

一八六 年初，左拉二十岁，他依靠拉波先生的引荐，在海关街某货栈里找到一个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每月工资六十法郎。这差使责任重大且不必说，那点月薪也实在少得太可怜了，不用说顾不上接济家庭，即使是只顾自身糊口也不够。在这种大贫穷的年代，指望在堆满货物的仓库中晋级加薪更是不可能。左拉咬着牙，勒紧裤带，在勉强支撑了三个月之后，只好提出辞职，另找出路。

出路在哪里呢？左拉感到茫然。贫困紧紧地纠缠着他，左拉不懈地探索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左拉使劲地追逐着职业，职业却飞快地离开他，他与职业赛跑，可是职业比他跑得还快。

每当他进一家店铺、工厂或机关的大门时，总是碰到浑身上下穿着黑服的先生，这副穿着模样的人也总是低着头、弯着背，伏在一张堆满账册文书的写字台上，忙忙碌碌。为了寻找职业，左拉硬着头皮走向前去，毕恭毕敬地向全身着黑衣的人寒暄。于是，那个着黑衣的人才抬起头来，向左拉打量一番，当左拉说明来意后，一连串的问题和对白就开始：“你的书法写得好吗？”“你会记账吗？”“你曾在什么单位服务过？”“你的专长是哪一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论左拉跑到哪儿，都是那一套程式，其结局也大体相同，那就是：“唉，求职业的人太多了，眼下这儿人满为患”；“不过请不要着急，另到别处再设法试试看”，“如果以后这儿有空缺名额，再来吧！……”

听到这席回答，左拉痛苦至极，他连忙拔腿跑了出来。虽然他的心里十分难受，寻找就业机会又一次失败了，可是偶尔他也觉得痛快起来，因为他不必再呆在那个可怕房间里，等候别人的盘问。当他走向十字街头的时候，他只感到自己的良知良能、全部仁爱之心，乃至上帝赋予他的一切，都在心中颤栗着。他诅咒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只知道拿人当机械来看待。他祈求着去做这样的一个机械者，但是连这样一点权利都不能得到。对此，他感到莫大的厌恶。

为了寻找职业，他到处敲门求情，处处受人盘问，索取履历证明，结果又每每被人推辞谢绝，落得白眼相向。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甚至连每个月六十法郎低薪的职业也找不到，他四处碰壁，到处流浪，遭尽冷眼和屈辱。所有这一切，他都以一种哲学家的风度忍受下来。

有时，他悔恨自己在学校里没有学会一门技艺，学校里学的功课对职业没有一点帮助。有时，左拉将自己的厄运与学友巴伊、赛尚等人进行对照。他觉得学友的道路是已经划定了，只要勇往直前，迈着坚定的步伐，就能到达目的地。相比之下，在他的眼前，根本无路可走，尽是一片悬崖荆棘。纵使有条羊肠小道，也是崎岖艰难，难以言状。

在这场人与职业的赛跑中，左拉是落伍者。每当他追逐职业失败的时候，他就转向去追逐书本知识，终日在塞纳河岸的旧书店里浏览。他阅读莎士比亚、雨果、狄德罗的著作，读巴尔扎克的小说，他想模仿缪塞的诗，接受拉马尔丁的影响。有一次，他打算写一首哲理诗，题为《创世纪》。在这首长诗里，他要歌颂人类的祖先，探索人类的起源，阐明人类是如何从洪荒旷野迈入和谐文明的境界。按原计划，这长诗将分为三大部分：《宇宙的诞生》、《人类之歌》和《将来的人》。从这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构思中，我们可以看

出左拉的雄心壮志。当职业大门向他紧闭的时候，他想敲开另一扇文学创作的大门。但这所大门正如职业之门一样，同样是不易被敲开的。除了天才和毅力等主观因素外，左拉面临的是饥饿与贫苦，连最低的生活费用都没有保障，哪能搞什么文学创作呢？《创世纪》诗稿写成八大段，左拉觉得不对路，不久就将这束诗稿和创作计划摈弃了。

当时，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既没有炉火，也缺乏灯光，夜幕降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才设法花几个苏买支蜡烛，用以读书写作。华美的餐馆饭店，素来与他无缘。他常常蹲在亭子间里，只吃上一块面包和一只苹果，就算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整个冬天，他全靠吃油浸面包过活，这是他的朋友给他寄来的爱克斯产的油。那时，他还乐天知命地说：“只要有油，人就不会饿死了。”有时，他饿得实在难以忍受，就设法在屋顶上设下圈套，捕捉麻雀。天冷了，麻雀要觅食，一会儿就中了左拉布下的圈套。他将小麻雀弄死洗净，然后用一根窗帷上的小铁签串着，投进火堆里烤熟吃。饥寒交迫，一切动物都要出来求生觅食，在这一点上，左拉与麻雀的境遇几乎一样。

一八六一年，这是左拉青年时代最为困苦的一年。他没有任何微薄的收入，惟有等待亲朋好友的一点资助。每当用餐时，他往往只吃上一小块面包和一小角乾酪。这样一点食物，怎能填饱一个青年人的肚皮呢？出于无奈，他只得将绝无仅有的几件衣服送进旧货市场，衣单不能御寒，他只得躺在床上，整整一个严冬，他偷偷地躲在小屋里，不敢出门，除了偶尔阅读几本书籍外，所剩的就是眼巴巴地等待着，盼着爱克斯的朋友寄来的橄榄油和面包了。

在阿舍特书局

一八六二年二月一日，沉浸在可怕的饥饿之中的左拉算是得救了。经过左拉父亲的一个朋友——布德医学博士的推荐，左拉跨进阿舍特图书出版公司的大门。在这儿，他找到一份杂务性的工作。

虽然，他的差使不过是充当事务科里的一名下级职员，干的是钉箱、打包、搬运一类的重活，每月薪金也只是一百法郎，但比之先前捉麻雀充饥的境遇，真可谓“小康生活”了。尽管昔日自由闲荡的惆怅，不免使他伤感；可是野心却鼓励他振作起来，他想写作，想成功，想做一个文艺上的革新者。在工作之余，他便入手写些小故事，那是一些牧歌式的短篇之作，小巧玲珑，充满俏皮荒诞的情趣，还略带几分诗意。事实上，左拉并没有多少革新创造，仅仅是缪塞作品的仿制品而已。这些短篇，后来集成数册，标记着左拉青年时代文学创作的足迹。

有一天，左拉把新近创作的《恋爱喜剧》的书稿，放在书店老板阿舍特先生的办公桌上，有意让他看看，其目的在于试探一下，能否在这儿出版。这部诗集包括三首长诗：《若多弗》、《游空者》、《鲍俄罗》，誊抄在稿纸上厚厚一大叠。第二天，书局老板果然派人来叫左拉，左拉信步走到老板跟前。阿舍特先生是一位有眼力的书商，待人和蔼，但工于心计。他之所以要找左拉面谈，并不想出左拉的书，而是要用左拉这个人。阿舍特先生向左拉说明，诗稿已经拜读，但本店不宜出版这类诗作，奉劝作者舍弃作诗，而去从事小说的创作。他引证巴尔扎克的话说：“文学就像所代表的社会一样，具有不同的年龄：沸腾的童年是歌行；史诗是茁壮的青年；戏剧与小说是强大的成年。”现在的读者喜爱的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接着，阿舍特老板话题一转，对左拉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当场宣布提升左拉为广告科科长，月薪也随之增加一倍。顿时，左拉受宠若惊，喜形于色。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试探的行动已取得预期的效果，诗稿虽未有出路，但他的艺术才华却被老板发现了。从此，他的地位高升，经济上也不再那么贫困了。

不久，在爱克斯的学友巴伊和赛尚相继来到巴黎。昔日的友情顿时萌发，左拉高兴极了。他决定撰写一部小说，命名为《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他叙述一个颇为风趣的故事：克罗德是个画家，穷得雇不起模特儿，朋友桑多兹就主动替他作模特儿，不动声色地站在画室里，老老实实地站立几个钟头，尽心尽意地为画家效劳，周围的人们都以为他变成化石了。左拉把自己心爱的两位好友全部写进书里，但这样做，只是想以朋友的事件为素材，不是搬抄真情实事，更不愿将自己的事写进书稿。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左拉分别杜撰成别的名。其实，书中的克罗德就是赛尚，桑多兹就是左拉，杜比就是巴伊。

自从巴伊和赛尚来巴黎后，左拉不再感到孤独寂寞。赛尚把左拉介绍给一些青年画家，虽然当时他们还没有成名，但同龄人相处，自有长处，谈话投机，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这正是相互启发、学习的好时机。左拉决定每星期四晚上在自己的斗室里招待朋友，或研讨文学艺术，或回忆往事，或展望未来。这时，巴伊进了高等技术学校，当他们在一起交谈时，他给左拉提供了一些科学知识；赛尚成为画家，他的艺术见解，也开拓了左拉的视野；左拉的诗才文笔，又使同伴们叹服。每当星期四晚上，他们总是尽兴地谈到深夜。

有一次，书局老板约请左拉为《青年杂志》撰写短篇故事，左拉随即应诺。可是当他把《穷人的姐妹》一稿撰成送给杂志编辑部时，杂志编辑觉得这样的故事太富有革命性了，以不适宜于刊物的口味为理由而拒绝发稿。左拉对此并不介意，这样一点小波折，怎能阻碍他前进的步伐呢？因为当时左拉已经有了转机，他的广告科长的职务，使他在作家和编辑之间取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他接近了思想界和批评界的权威，结识出版家，并开始用“左拉”署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这时，左拉完成了中篇小说集《给妮农的故事》，一八六四年十月，此书在赫治——克拉罗瓦书店出版。这本短篇小说集写得很优美，略带讽刺滑稽的趣味，其中含有文艺复兴时代拉伯雷、十七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讽刺艺术的特色，间或穿插着作者对普罗旺斯爱克斯城童年生活的回忆。先前被编辑老爷退回的《穷人的姐妹》，也收入其间，成为这本小说集中的一个名篇。

历经数年奋斗，左拉在文学创作上的第一炮总算是打响了。这标志着左拉创作生活的真正开端。

接着，左拉放弃作诗，执意专门写小说；他从自己取得的初步胜利中，鼓起勇气，增强信心；他对自己下了命令：“写出作品来！写出作品来！！写出作品来！！！”这三道命令，一道比一道有力，那就是要快写；这“作品”不应该是短篇，而是长篇巨著；他应该很快地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

一八六五年，左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果然问世了，这就是《柯劳德的忏悔》。这部小说既为他争得了声誉，赢得广泛的读者，但又引起官方的指责，给左拉带来一些危害。

从小说的情节上看，《柯劳德的忏悔》实质上是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的仿制品，主要描述一个放荡的女人因失足而堕落，直至出卖自己的色相和灵魂，后来她又忏悔省悟，赎回她的罪孽；另有一名中学毕业的青年男子，混迹于塞纳河左岸贫穷的拉丁区，住在破败的公寓里，过着寒酸、惨淡的生活。冷酷的现实欺压他，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腐蚀他，终于使他心醉神迷，白暴自弃，走上堕落的道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透过浪漫的情节，开始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罪恶，初步显示出作者洞察现实、再现生活的独特才华，这应该说是左拉现实主义的一个胜利。但这部小说一出来，就遭到批评家的猛烈攻击，认定小说中的某些赤裸裸的细节描写有伤风化。巴黎的警察局长、内政部长闻风而动，视之为洪水猛兽，立即提请司法机关对这部作品严加注意。帝国的检察官奉命作出书面报告，指控“该作者所著书内数处专以分析可耻的情欲为乐”，顿时围剿之声四起。由于左拉的描写尚不能构成法定的罪名，不能据此对作者加以逮捕；不过警察局已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反动当局虽然抓不到确凿的把柄，却又节外生枝，指责左拉曾在一张共和派主办的小报《劳动》上发表诗作，这张报纸已于一八六二年三月被法庭判决查封了；而且，当局还怀疑左拉与《进步杂志》的创办人，以及一八六二年因“胆大妄为”罪名而追缉或判刑过的一些青年人继续保持联系。于是，反动当局就下令搜查左拉在阿舍特图书出版公司的办公室。书局老板不免害怕起来，惟恐书业受其累。因此，左拉不得不在一八六六年离开了阿舍特书局。

在阿舍特书局的五个年头，左拉是有收获的。经济上摆脱了贫困，不再为面包而忧愁；思想上扩大视野，经受了锻炼；他开始探索缪塞的浪漫风格，

福楼拜的写实精神和泰纳的实证哲学；在文学创作上，他崭露头角，笔锋所向，震撼朝野，这为他日后的创作生涯练出一副刚劲犀利的笔力。

一个家族体系的构思

如果说，弗朗索瓦·左拉是个著名的建筑工程学家，他以建筑船坞、开凿河渠为己任；那末，他的儿子爱弥尔·左拉则是一位建筑文学大厦的艺术巨匠，他在事业上的巨大抱负，宏伟计划和开拓精神，更胜过他的父辈。

历经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之后，左拉执意在法兰西的文坛上，承担起建造一座人类精神艺术大厦的工程。这项浩大的艺术工程，自一八六八年起，就正式宣告破土奠基。

巴尔扎克是左拉心目中的伟人。在文学创作上，他要师法巴尔扎克，以《人间喜剧》中的那种人物再现的手法，用一系列连续性的文学巨著，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谓之《卢贡·马卡尔家族》，副标题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其间将包括五光十色的人物与事件，每个故事各有自身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彼此之间又有强有力的线索贯穿联结着，形成一个独立的有机的整体。

但是，他的艺术构思又与巴尔扎克不同。巴尔扎克的真正写作事业是以一八二九年为开端的。当时，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创作计划。一八三三年，他在写作《乡村医生》的时候，才想把他所要塑造的人物，在各部小说中互相穿插，彼此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一八三七年，巴尔扎克第一次汇集了他的创作，命名为《社会研究》。直到一八四二年，他受到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想出一个总称，谓之《人间喜剧》。可是左拉不然。他是一次性地全部拟出创作总计划，并按顺序付诸创作实践的。左拉历经周密思考，先攻读生理学，研究遗传学上的大量病例和史料，进而绘制出一幅树枝形分丫式的家族血统族系图表，在各个支点上，分别标上人物的姓名，生卒年月，先天性和遗传性的特征，生平重大事件，并确定小说情节活动的范围，这项工作几乎花去一年时间。

在左拉看来，时代精神在于科学，科学精神就是客观态度。他主张冷眼旁观，以自然主义的客观性，去研究一个家族的兴衰和社会上的各类人物。他在给出版家的计划中，对这些作品的社会内容和生理学方面的问题，曾作过概括性的说明：

第一，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的问题。逐步地探索一个父亲所生的，由于不同的特殊的生活遭遇和生活方式，几个孩子的情欲和性格形成的内在过程。总之，在形成伟大德行和巨大罪恶的生活深处，去发掘人类的活生生的戏剧，以生理学新的发现为线索，用一种科学方法，到那里面去发掘。

第二，研究整个的第二帝国时代，自“政变”起，到今天为止。通过典型人物，体现这个现代社会，英雄和罪人。通过各种事实和情感，并且在千万种风俗和发生的事件的细节中，来描写这个社会时期。

《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初步计划，包括十部长篇小说。按左拉的构思，第一部描述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起源，第二部描述这个家族的黄金般的青年时代，第三部描述第二帝国时代的投机事业，第四部描写官吏和政界，第五部描写一个教士灵魂里的自然与宗教两方面的冲突，第六部描写军界，第七部描写工人，第八部描写交际界，第九部关于艺术家，第十部关于司法界。

后来的创作实践则大大突破原计划，并改变了某些主题，结果撰成二十部长篇小说。左拉在动笔撰成第一部小说《卢贡家族的家运》时，只是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可是当他完成这套小说的最后一部《巴斯加医生》时，他

已成了五十三岁的中年人。这位勤奋多产的作家，日复一日埋头伏案写作，相继跨越二十五个年头（即1868—1895年），撰成六百万字的庞大书稿，终于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兰西文坛上，建筑起又一座颇为壮观的艺术大厦。

左拉对这个庞大家族体系的构思是十分细致缜密的。按照他的规划和描述，卢贡·马卡尔家族包括五个世代，计三十二个主要人物。

阿戴拉意德·福格是这个家族体系的始祖。这个女性，生于一七六八年，她在一七八六年嫁给园丁卢贡为妻。卢贡反应迟钝，性情宁静，是个下层的雇工。他跟福格结婚后，于一七八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名叫毕哀尔；不久，卢贡因病去世，福格遂与私货贩子马卡尔姘居，这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生性酗酒的男人。福格与他在一七八九年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昂多瓦；在一七九一年生下一女儿，名叫玉尔须勒。

由于阿戴拉意德·福格向来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痉挛症，因而在她的外孙惨遭意外被杀之后，她就变成了疯女人。福格的外孙名叫西乐维尔，在他十八岁时，为了捍卫共和国神圣的利益，被宪兵击毙。福格前夫的儿子毕哀尔·卢贡则是拿破仑第三政权下的波拿巴分子。在普拉桑胜利之后，他趾高气扬，平步青云。这个家族的老祖宗福格在疯人院中诅咒她所生养的这群狼崽子，她自己活到一百零五岁时才离开人世。

这个家族的第二代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个是毕哀尔·卢贡，他是体魄健康的正常人；第二个是昂多瓦·马卡尔，跟他的父亲一样，是个酗酒者；第三个是玉尔须勒·马卡尔，她是肺癆病患者。

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包括三个家庭：卢贡一家；马卡尔一家；穆来一家，即玉尔须勒·马卡尔所生的孩子一家。这三家人合计共有十一人，其中四个是病态者，另有两人也深受病态遗传之祸害。

在第四代中，包括七个家庭和十三口人，其中有九个是病态者：两个是宗教的病例，一个机能失常病例，一个先天性白痴病例，此外，还患有多种形式的神经病和歇斯底里病者。

第五代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幼年时即死于先天性病症，只剩下一个活着，即是巴斯加·卢贡（第三代）和他的侄女克洛蒂德·卢贡（第四代）爱情的产儿。

在这种多层次的家族体系中，左拉又用遗传学的观点，对其间的发展演变缘由作出解释。福格先同园丁雇工卢贡结婚，由于自身患有精神病，卢贡身体健康，所以他们的后代有几个患有精神病，多数是健康的。卢贡的子孙代代往上发展，有的成为资产阶级大商人，有的当了部长，有的成为医生，有的变为投机事业家或政治家，均属上流社会的成员。但又由于家庭环境的恶劣影响，到第五代只剩下一个女孩了。在福格同私货贩马卡尔同居后，由于男女双方都不健康，因而其子孙后代均属病态者，包括白痴、精神病者、肺癆等等，到第五代，全部死绝了。属于马卡尔这一血统的后代，不是工人、农民，就是洗衣女工、店员、妓女，全是社会的下层人物。

显然，左拉是在自然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有关卢贡·马卡尔家族体系的构思的。作者从吕卡思医师在一八四七年出版的一千六百多页的巨大论著中，采纳了许多由于遗传因素而造成生理上或精神上的病例，作为描述家族成员气质与品格的依据。

其实，吕卡思医师所提供的遗传规律，并不符合科学实际。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形而上学的。依照他的看法，认为人的天性的形成，或是通过模仿，

或是通过创造。先天性往往又可解释为与遗传性相反的事实。例如，一对孪生子之间体形并不相象，或是一些很健壮的父母，却生出了驼背、跛脚、矮个儿的后代。可见，遗传规律与先天的规律之间，既取得相互均衡，又存在相互的矛盾。

吕卡思把遗传学说分为两类：直接遗传和间接遗传。在直接遗传中，又有熔接性的、散布性的、混合性的区别；在间接遗传中，尚有旁系遗传、反复遗传、或前后代的某种相似却以隔一代、两代或三代的形式遗传下去。他认为，先天性的问题，是一种混合性遗传，正像化学中的混合物一样，父亲、母亲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点互相混在一起，因而在新生的孩子身上，父母的痕迹似乎都找不到了。

吕卡思的这些理论，曾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也迷惑了左拉。左拉将它视为科学真理，这是左拉的缺陷和弱点。因为单凭遗传学说，并不能解释那些应由社会负责的罪恶；人们的悲剧性命运，也并不是单纯由于生理学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但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由于作者受到遗传学理论的支配，因而使某些作品不能正确地反映出社会现象的本质，缺乏艺术的概括力；但在另一些作品中，由于作者正视现实生活，没有机械地谨守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因而达到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由此可见，这个家族体系的构思，反映了左拉的矛盾；《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实践，体现了矛盾的左拉。

五人聚餐会

一八七一年，左拉开始实施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计划，动笔撰写其中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当这部小说在《世纪报》上连载发表时，普法战争爆发了。

他这时刚满三十岁，按照当年法国的兵役法，他还得应征服役，但由于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又系寡妇的独生子，所以没有被应征入伍。这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同恋爱六年之久的麦丽小姐结婚。亚力山大德丽·佳碧叶·麦丽小姐比左拉大一岁，她于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巴黎，自幼体质羸弱，婚后多病，医生叫她到法国南方去休养一段时间。左拉遵从医嘱，也出于对爱妻的感情，就陪伴他的母亲和妻子一道到马赛居住。原先打算不久即可返回巴黎，可是当时巴黎已被普鲁士军队围攻，兵临城下，战事频繁，他欲走也不成，只得暂时留居马赛。

有一次，左拉到《南方消息报》社拜访经理阿诺先生。主客对坐，说话投机，左拉对办报纸也颇感兴味，但苦于没有经费，阿诺先生随即慷慨解囊，应诺资助。不久，左拉果真在那里办起一张小报，命名为《马赛报》。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虽然左拉做过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过不少评论和创作，但对于办报还是一窍不通。在几个星期中，这份卖一个苏一份的小报，面临着当地几张大报的激烈竞争。左拉虽有勇气，却缺乏消息来源，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马赛报》不久被迫关门停刊。这次失利，再度使左拉的生活陷入困境。为此，他执意要寻求一个职业，聊供生存之需。

当时，普法战争正处于决战的时刻，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战役中遭受惨败，跪地投降，成了俘虏，法国民心大挫。巴黎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主持内外政务。正巧左拉曾认识临时国防政府的委员格勒·彼若万先生。这年十二月，左拉赶到彼若万的老家波尔多城。尔后，他的母亲和妻子也到那里会合，经过多次说情，彼若万先生暂时收留他作秘书，并答应日后再设法介绍给雷芒·罗理叶先生，请他为左拉谋一席有点地位的工作。这个诺言一直拖到一八七一年三月才实现。这时，罗理叶任命左拉为加斯德·沙尔阿冉城的县长，但左拉并不曾去就职。这次任命，也未见于《政府公报》，只是在本省的年鉴上还能查到。

普法战争结束后，左拉回到巴黎。一方面，他给马赛的《海岸通信报》撰稿，另一方面又担任巴黎《钟报》驻国民议会通讯记者。一八七一年二月，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左拉跟到凡尔赛，继续作《钟报》的通讯记者，发表一些国民议会的记录性文稿，并在该报上开始连载他的新作《贪欲的角逐》。这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左拉没有能站在起义者一边，支持武装革命。当《钟报》奉命停刊后，左拉又回到巴黎，静悄悄地躲在蒙马特贫民区里，埋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他经常因遭文坛冷箭的攻击，舆论的敌视，政局的骚扰动乱而苦恼，订是他的创作热情日益高涨，灵感和兴致也特别旺盛，从不间断地致力于写作。

早在一八六八年，左拉曾对龚古尔兄弟说，他希望有一家书店，能出三万法郎来买他的六年时间，让他专心致志从事《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写作。可是等待了三年，这样的书店一直没有找到。有一天，左拉在大街上漫步，无意之中遇见一位颇有胆量的青年出版家，这就是乔治·夏尔邦杰。在交谈

中，双方志趣相投，一拍即合，青年出版家表示愿意将他的书店大门专为左拉而开，不论成功与失败，愿与左拉一同去冒险。处于危难之中的左拉，能遇上这样一位有胆识、颇大方的出版界的青年朋友，深感荣幸之至。他决定请这位青年出版家买回《卢贡·马卡尔家族》已出版的头两册的版权，重新订立合同。接着，左拉的新作就在夏尔邦杰的积极支持下，一本又一本地与读者见面了。出版界的这盏绿灯，为左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对于左拉的书籍，批评界起初持以缄默，不加评论，显然这是轻蔑的表现，然而其作用也不亚于捧场，因为左拉的小说已经自由地畅通无阻地落在读者的手中。

一八七二年初，爱弥尔·左拉在福楼拜的家里认识了屠格涅夫。那时，屠格涅夫已经成了俄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他的名作《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连珠炮似地接连问世。从六十年代开始，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西欧度过的。号称“花都”的法国巴黎，更是屠格涅夫最喜欢逗留的胜地。左拉慕名相见，一见如故，自此交往甚密。在屠格涅夫的推荐下，左拉担任了俄国圣彼得堡出版的《欧洲消息杂志》的特约通讯员，左拉撰写的文章，不论是通讯、评论，还是文艺创作，都以“巴黎来信”为题发表，历时六年，共发表文章六十三篇。左拉每次将稿件寄到俄国，屠格涅夫就去敦促及时发表；文章刊用了，屠格涅夫就发信查问，有否少寄或漏寄稿酬。左拉在《欧洲消息杂志》上发表的这些文章，也曾在俄国引起不少争执，以致使杂志编辑部不得不出声明，说明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左拉的理论 and 观点。每当遇上这类麻烦事时，屠格涅夫总是利用自己的声誉，为挚友左拉讲一席公正话。足见，左拉与屠格涅夫友谊之真挚，关系之密切，已达到肝胆相照的程度。

从一八七四年开始，左拉常常在每星期四晚上，喜欢邀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聚谈，其中有五位是常客：屠格涅夫、福楼拜、都德、爱德蒙·龚古尔，还有东道主左拉。这五位同时代的文学家，有了交情，畅所欲言，各人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可以发表不同的见解，展开讨论，有时，也诵读他们写成的作品。这种沙龙式的聚会，文学史上被誉称为“五人聚餐会”。

在“五人聚餐会”的成员中，小说家福楼拜可谓是长辈，也是左拉的挚友。从左拉步入文坛之日起，遭到文痞的明枪暗箭，数不尽计，惟有福楼拜从未讲过一句贬斥左拉的不逊之言。对此，左拉是铭记心头的，他对福楼拜也钦佩备至。左拉常常把自己的失意和希望都告诉他，福楼拜总是耐心细听，帮他拨开迷雾，展望美好的未来。有时，福楼拜还写信给左拉，提醒左拉不要忘却：“明天，你便是一位小说家。”

在法国文坛上，福楼拜是一位宁缺毋滥、刻意求工的小说家。他一生只写了五部半小说，却夜以继日地整整花了二十五年时间，可见其写作态度之严谨。福楼拜从来不相信诗人的灵感，他告诉左拉：“天才即是耐心”，“难产和涂改正是小说家天才的标志”。他奉劝左拉不要因挫折而灰心。在福楼拜的引导和启迪下，左拉感到自己能被这位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所器重和鼓励，是莫大的欣幸。自此，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毅力更强，信心更足了。

梅塘别墅

一八七七年，《卢贡·马卡尔家族》规划的第七部小说《酒店》脱颖而出，轰动了巴黎，畅销全国，这为左拉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同时也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稿酬。物质生活的改善，迎来了精神生活的更大需求。为了造就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利于文学创作事业，建筑学家的气度又一次显露出来。左拉执意在巴黎近郊购置一块地皮，按照自己的设想和愿望，修建起一座别墅，题名为“梅塘别墅”。

梅塘别墅位于巴黎郊外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岛屿旁，塞纳河绕经房舍流过，近依波瓦西森林，山水相间，草木葱翠，景色迷人。这座景色别致的别墅建筑，可说是左拉自己一手筹划创建起来的。他对梅塘的兴趣，也是与自己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左拉善于开拓艺术，也勤于开拓生活。那儿原先只是一块荒地，俗名梅塘岛，上有一所小木屋，别无他物。当左拉将它买下以后，就不停地设法将它改造扩建。左拉不愿找建筑专家，正如他想象他的文艺结构一样，他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想象出他所需要的砖石和水泥结构的样式。为此，他自己详尽地设计出别墅的图样款式，他的夫人亲自监督工人施工，夫唱妇和，同心同德，把梅塘别墅修建成一座颇为雅致的小庄园。

梅塘房舍的结构，由两部分组成：一座方形的高楼，紧挨着西部的铁路线；在高楼脚下，有一所极矮的小屋，两相映衬，仿佛像巨人身旁的矮子一般。每当火车奔驰而来，犹如一群庞大的怪物在花园中穿梭而过。

左拉夫人为人聪明端庄，是个心灵手巧、勤俭理家的女能人。即使在以往贫困的岁月里，也从不吐露出贫穷的寒酸相。有一次，远方有位朋友来家作客。左拉夫人一向热情好客，诚恳待人，她从不因家境的贫寒而稍有怠慢，也不故意假装阔绰排场。当时，家里实在无钱可花了，灵巧的女主人就急中生智，从床褥里抓下一把羊毛，拿去典当，买回一块炸牛肉，以招待客人。类似这样的事例，绝不止这一次。

左拉的日常生活，全靠夫人料理。即使家境清贫，她也赞同左拉的嗜好，左拉历来喜欢华丽的装饰，爱好旧器皿和小古董。左拉看中了，夫人也就喜欢，肯舍得花钱。这位夫人还懂得以旧翻新，常常把带有宗教图案的刺绣改为窗帷，或者是拼成家具的装饰；她还喜欢做既复杂又精美的肴馔，只是由于家底单薄，缺少大献身手的机会罢了。

自从购置梅塘别墅后，左拉夫人有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小天地。她的聪明才智、兴趣爱好都一举迸发出来。在增高楼房的改建工程完成后，左拉夫人又悉心在附近的草地上栽种树木，堆积假山，铺上草坪，植上灌木林，把房屋的四周美化成一个颇为精致的小花园。左拉对夫人的辛勤劳动，总是夸口称赞，表彰不绝。

左拉夫人向来尊重左拉，时时顺从她丈夫的情趣。在梅塘别墅的整个布局建筑上，她不时地显示出开拓者的才华和风度。每一条小路的第一根标杆，是她亲自竖立的，每一座树林的头一棵树木，是她栽种的；房舍的每部分的第一块基石，也是她自己安放的。这一切，无不赋予隆重而庄严的性质。

有一次，这对夫妇虔诚地买来一张羊皮纸，写上带有纪念性的字句，再将羊皮纸装进一个铁匣里，然后将铁匣封闭起来，再一本正经地将它安放在墙壁之内，外表上不露丝毫痕迹。这样的情趣，仿佛是为了千百年后人间沧桑变迁，一旦毁为废墟之时，让考古学家来为地产主人的人情风习作考证用

似的。

有时，左拉夫人也公开为自己的事业建立纪念碑。当他们在梅塘建成种植奇花异卉的温室，繁殖家畜的圈棚，凭栏望水的亭阁时，两人都不免心旷神怡，感慨万端。左拉夫人就向丈夫建议，要在那座亭阁上写着这样的语句：“我于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曾为这座房屋奠基，在我们此岛的产业里面，我们已经叫它为‘巴拉都园’的产业”。熟悉左拉作品的人都知道，“巴拉都园”就是左拉在小说《教士穆来的过错》中所描写的那个富有神奇色彩的大花园。那是一座长满花卉植物的伊甸园。珍奇繁盛的花朵，在缤纷的阳光下，吐露出阵阵迷人的芳香，主人公塞尔若和阿勒丽娜漫步在这神秘而感人的枝条花叶之间，为自然美景所陶醉。现在，左拉夫人以小见大，化虚为实，建造了一座“巴拉都园”式的花园，这仿佛是将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浑然一体了。如果说，左拉的功绩，是把这种园林建筑的景色反映在书本上，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那么，左拉夫人的功绩，则在于将书本上的景物描写，演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景色。惟其如此，左拉夫人总是对自己的业绩洋洋自得。至于左拉，他从不在夫人面前逞强，相反，他以特有的谦逊情意，仅仅在夫人的题辞下面，添上简单的几个字：“我曾参加我妻子所举行的奠基典礼。”

每年盛夏季节，左拉特别喜欢留在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乡间别墅，在这儿过上几个月的清静安适的生活，在梅塘的大客厅里，度过几十个难以忘怀的白天和夜晚。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乘兴到对面的塞纳河上划船，或在岛上做野餐。有时在饭后，左拉夫妇顺着迷人的小径走到河边，坐上他的“娜娜”号小船，穿过第一条支流，登上一座大岛，放眼辽阔的平原，远山斜坡上的白色村落，山顶上的茂密的树林，好一派田园山色，呈现于眼前。

梅塘别墅的真正意义，还不在于左拉个人的生活方面，而是在于左拉的文学创作事业上，因为这儿是梅塘集团的活动场所，也是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的摇篮之地。

众所周知，一八七一年开始的普法战争，是法国历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法国边境上的七个军团，二十五万士兵被普鲁士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临时组成的国防政府动员了地方保安队和民团也挡不住敌方四十万大军的进攻，终于被迫割让亚尔萨斯、洛林两省，并赔款五亿法郎。法国历史上的这一奇耻大辱，使得法国的许多爱国主义作家大为震惊和感慨。

当时，巴黎的一些作家常在左拉家做客，他们聚集在梅塘别墅交谈，其中有保尔·阿莱克西（1847—1901年），昂利·塞阿（1851—1924年），莱昂·埃尼克（1851—1935年），于斯曼（1848—1907年）和莫泊桑（1850—1893年）。他们气质相近，情趣相投，既有共同的爱国之心，又有相同的文艺观点和哲学倾向，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就结成“梅塘集团”。

一八七九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以左拉为首的这六位作家一道聚集在巴黎郊外的梅塘别墅，出于消遣，大家便想到讲故事。他们都推东道主左拉确定题目，然后按照中心论题，每人讲一个故事。在众人的推崇下，左拉提议每人讲一个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故事。这个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当即就讲开了。其情其景，犹如卜迦丘在《十日谈》里描述的佛罗伦萨的那班男女青年一般。

事后，左拉提议每人将讲述的故事撰成一篇短篇小说。不久，左拉写成《磨坊之围》，于斯曼写了《背上背包》，莫泊桑写了《羊脂球》，其余三

人也各交一篇。这六篇小说于一八八一年交给沙邦书店出版，题为《梅塘之夜》。左拉的一篇放在首位，虽然引人注目，但不受人欣赏；读者最为赞赏的，乃是莫伯桑的《羊脂球》，此篇小说被推为六篇之中的上乘佳作。从此，莫伯桑蜚声文坛，阔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作家，就这样在《梅塘之夜》崭露头角了。

梅塘集团的成员以标榜自然主义自居。他们汇集而成的《梅塘之夜》，被后人视为这个集团发起的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人开始时不赞成自然主义，或者后来否定了自然主义理论，但是他们的这些作品，都或深或浅地打着自然主义的烙印。这群自然主义作家，在当时被称为“左拉派”，不过后来由于各人的文学兴趣和文艺见解不同，彼此分道扬镳。昂利·阿塞是最先来叩梅塘之门的一位作家，他来得早，转得也快；最后只有保尔·阿莱克西一人忠于左拉，他一直到死，仍是梅塘大师的信徒。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左拉的晚年，梅塘别墅是左拉的主要住所。每年，他要在这里度过八个月左右，尤其是夏天，这儿是他避暑的胜地。

左拉的大部分小说，就是在这里撰成的，除了名作《娜娜》、《萌芽》之外，还有《人面兽心》、《金钱》、《崩溃》和《巴斯加医生》，等等。

一八九一年出版的《人面兽心》，是一部自然主义色彩相当明显的作品，一系列残忍的凶杀惨剧，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

从勒阿弗尔到巴黎的铁路线上，行驶着一列特别快车，雅克·朗杰是这列快车上的司机。勒阿弗尔车站副站长卢博，挚爱自己的妻子塞芙丽娜。她原是葛朗莫兰庄园里一个园丁的女儿，父母早已去世，葛朗莫兰成了她的教父和保护人。三年前，他以一万法郎的陪嫁，将塞芙丽娜嫁给卢博，并利用西部铁路公司董事的职权，把卢博提升为副站长。有一天，塞芙丽娜酒后失言，无意中讲出自己在十六岁那年失身于葛朗莫兰的丑事。被嫉妒和仇恨激怒了卢博，便蓄意杀人报复。他设下圈套，唆使塞芙丽娜给葛朗莫兰写了一封约会的情书，把这个老色鬼骗上当晚开出的列车。当火车通过隧道时，卢博夫妇便乘机将他杀死，把尸体抛出车外完事。

列车上的这起案情，正巧被司机雅克·朗杰看见，但由于列车在晚间飞速行进，他并没有看清作案者的面孔。案情发生后，谣言四起，当局下令调查侦破。卢博担心雅克·朗杰告发，便主动与他来往，常请他来家做客。不久，雅克又成了塞芙丽娜的情夫。

此后，卢博神情恍惚，工作拖沓，成天出入赌场，对塞芙丽娜态度冷淡。塞芙丽娜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个赘物，她向情夫暗示，惟有杀死卢博，他们才有真正的幸福。雅克·朗杰是个患有先天性杀人狂痼疾的人，他意识到总有一天会无辜杀死女人，眼下塞芙丽娜既然有所暗示，他想，也许杀死卢博，就能治愈自己的恶疾。但反复思索，还不敢去尝试。

每当雅克·朗杰驾驶的这趟列车开往巴黎的时候，铁路岔道口女工芙洛尔总是等候在路边，因为她热恋着雅克·朗杰。可是，她近来发现另有一个女人常在雅克身边，这就是塞芙丽娜。被醋意激怒的芙洛尔也想寻机报复。她人为地制造翻车事故，企图害死这对情人。结果数十名乘客惨死，雅克和塞芙丽娜反而幸存下来，芙洛尔报复的愿望落了空，心里更为难受，遂卧轨自杀。

雅克伤愈后，塞芙丽娜又提出谋杀卢博计划。她打电报给卢博，要他乘晚车前来，打算在深夜杀死他。不料，雅克的痼疾突然发作，他把准备用来

谋杀卢博的那把尖刀，唰地刺进了塞芙丽娜的胸膛，随即在夜幕中逃遁了。附近的采石工卡布什查闻声赶来，发现一女人倒在血泊中，他出于怜悯，将她抱到床上。

正在这时，卢博赶到现场，将采石工指控为强奸杀人犯；在审讯时，卢博招认自己是杀害葛朗莫兰的凶手。法庭将这两人判处终身苦役，真正杀死塞芙丽娜的凶手雅克·朗杰却安然逃脱法网。

普法战争爆发后，雅克·朗杰驾驶一列满载军队的列车开往前线。司炉贝格怀疑雅克与他的情妇私通，在行进的列车中寻衅格斗，两人扭成一团，一齐滚出车外，摔死在铁道上。

据说，左拉在梅塘别墅写作这部小说时，每当风驰电掣般的列车在他的窗外隆隆而过，他仿佛亲临其境，目睹这一桩又一桩人面兽心的谋杀和格斗，好像亲耳听到一阵阵惨叫声。他把列车看成一个角色，赋予生命，写出它的喜怒哀乐，将它的一切投进自己的书里。为了写作，他真的出神入化了。

在《人面兽心》出版后一年，左拉又完成了一部新作，这就是《金钱》。这部小说的由来，直接同当时法国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有关，这就是法国金融家兼工程师彭都等领导的一家金融公司“总联社”的一次意外的倒闭。这家公司在法国、奥地利、罗马尼亚诸国开设铁路、银行、矿山公司等大型企业，肆意对欧洲各国进行经济掠夺。“总联社”的行径曾受到罗马教皇的庇护和支持，一大批富有的天主教徒相继成为这家金融公司的股东。正当“总联社”即将成为罗马教皇和欧洲全体天主教徒的银行时，它突然宣告破产。这一意外的事件，犹如一场大地震，顿时震惊了欧洲各国金融界，使许多国家的经济蒙受重大的损失。

左拉得知这一奇闻怪事，决心以此事件为素材，用来揭开金融界的内幕。为此，他亲自到巴黎交易所考察采访，找银行家、股票交易所职员交谈，从中汲取大量的感性材料，终于写成一部颇有时代气息、惊人真实的小说。

主人公萨加尔，原名阿里斯蒂德·卢贡，他是比埃尔的第三个儿子，曾在《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许多部作品中相继连续出现。在《卢贡家族的家运》里，他扮演着政治投机家的角色，在路易·波拿巴阴谋政变期间，他既不站在路易·波拿巴一方，也不站在起义的共和军一方，他身为报纸的主笔，却用绷带把自己的手扎起来，以便察言观色，等待政局的发展演变。在《贪欲的角逐》中，他眼看波拿巴政变得胜，大局已定，就赶到巴黎谋到一个市政府下属副专员的位置。在小说《金钱》里，萨加尔以破产的大资本家的身份出现了。

萨加尔由于搞地产投机破了产，在金融界潦倒失势。为了重登黄金的宝座，他假借哥哥的大名，以第二帝国大臣卢贡的名义，致使一些不知内幕的投机家推举他为财团领袖，组成一个“世界银行”。为了虚张声势，他故意在交易所收买自己的股票，以抬高“世界银行”的身价。他一方面把工程师哈麦冷多年来早已束之高阁的开发东方国家的计划付之实施，另一方面又唆使心腹雨赫偷看他哥哥卢贡大臣的一封密电，在交易所中投机获利。不仅如此，他还为了战胜金融界的头号劲敌——犹太族银行大王甘德曼，不惜采取一切非法或合法手段，混淆视听，以抬高股票行情。这样，不到三年工夫，原先五百法郎一般的“世界银行”的股票，一跃而涨到三千法郎。萨加尔逢人就声称“世界银行”的股票将继续上涨，致使一些无知的小财主、小生意人，乃至谨守微薄积蓄过活的孤孀和老处女，也拿出钱来购买股票。

在这场金融世界的大赌博中，萨加尔和他的追随者们被发财的欲望刺激得加倍疯狂，竟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和生命去孤注一掷。最后，萨加尔把银行的全部资金投入交易所，终因库存空虚，无力继续与实力雄厚的甘德曼抗衡，世界银行的股票猛地跌到三十法郎，被迫宣告破产。那些无知的人个个深受其害，懊悔莫及，萨加尔被捕下狱，他的追随者有的破产，有的逃亡，有的自杀。世界银行先前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如今却被甘德曼一口吞噬了。

小说《金钱》刚刚问世，不曾为人们所重视，拉法格为此特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对小说《金钱》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他指出了它的长处和不足：“像《金钱》这样一部远远超过了普通水平的作品，以表现和分析社会现象为己任的作品，本应该表达某种社会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如此。”同时，他又肯定了小说的认识价值和作用：“如果广大公众不能按照这部小说的价值加以欣赏，也只好让他们自己去受损失了。”

继《金钱》之后的第二年，左拉又推出一部新作，这就是《崩溃》。如果说，在小说《人面兽心》里，作者强调的是情杀，渲染的是自然主义，普法战争只是这一系列凶杀罪犯活动的背景；那么，在小说《崩溃》中，作者强调的是政治和军事斗争，表现的是爱国主义的主题，普法战争显然已成为小说内容的核心。在这里，左拉要描写的是两军对垒、生死存亡的一场大决战。

一八七一年八月六日黄昏，法军第七兵团所剩的一万多人，在两天急行军后，已从军事要塞柏尔福赶到牟罗兹宿营。在兵团一六团的一个班长约翰手下，仅有五个士兵，除获得律师证书的摩里斯外，全是下层人。他们疲惫不堪，饿得发慌，什么都吃不上。一份电报要他们后撤，一份电报又要他们前进，循环往复四十五公里，累得他们连背包和枪杆子也扔掉了。

在这种无能的军事行动中，第二帝国内阁宣告垮台，拿破仑第三拖着王室仪仗，混迹在军队里。长官们朝令夕改，士兵们疲于奔命。当一六团的士兵露宿在色当街头时，有的将军早已钻进旅馆的软被子里入睡，有的连长则溜到旧日情妇家里寻欢作乐。

九月一日凌晨，敌人的炮火包围了色当附近的巴塞叶村。双方激战两小时，法军换了三个统帅，驻守的法国第十二兵团全军覆灭。目睹这种惨状，扼守佛罗恩高原的第七兵团，顿时热血沸腾，声泪俱下。班长约翰誓死保卫法兰西大地，他和同伴们奋勇冲锋，他所在的连队弟兄，也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法军的节节溃退，迫使拿破仑第三下令在色当竖起白旗，要求停战。法国十万大军连同武器装备都变成了普鲁士的俘虏和战利品。色当的惨败，激起巴黎的人民革命。第二帝国崩溃，建立起第三共和国。临时“国防政府”依然无能抗敌，巴黎又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摩里斯不甘受辱，他以激昂的感情，迎来了三月十八日的巴黎公社革命，寄希望于公社政权能为他报仇雪耻，获得解放。可是，凡尔赛分子却疯狂地向革命的巴黎反扑了。

伤后重返前线的约翰，随着增援凡尔赛的部队进击巴黎。在街垒的激战中，他举着刺刀向公社战士猛地刺去，当他在火光中拔出刺刀一看时，约翰发现被他刺伤的正是自己的战友摩里斯。他悔恨莫及，昨晚还期待着幸福，今天却伴随着战友的生命，一起崩溃了。

《崩溃》是一本关于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长篇小说。左拉满怀愤激之情，描写了法军指挥官的愚蠢无能，广大士兵的饥饿和痛苦，如实地展现了

法军在色当战役全面溃败的过程。

在《崩溃》出版后一年，一八九三年，《卢贡·马卡尔家族》计划的最后一部小说《巴斯加医生》，又在梅塘别墅脱稿付印了。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依据卢贡·马卡尔家族体系的构思，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医学工作者的形象。这个医生名叫巴斯加，三十多年来，他冒着严寒酷暑，积累了上千篇医学资料，决心贡献给医学界的朋友。他的嫂子病故后，哥哥曾将年仅七岁的侄女托他抚养，这个侄女名叫克洛蒂德，生性活泼，爱好绘画。巴斯加医生行医三十年来，女管家玛丁娜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他。从那时起，玛丁娜就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向他的侄女灌输，巴斯加则用纯正的思想开导她。在这个家庭中，三个成员彼此和睦相处，将近生活了二十年，只是最近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摩擦。那是因为玛丁娜和克洛蒂德都奉劝医生去参加祈祷，这次却被巴斯加谢绝了。

临近黄昏的时刻，医生的母亲费丽西蒂·卢贡太太来了。她得知巴斯加又在搞新药研究，便露出不满的神色。在她看来，巴斯加应该研究和发明的，是当地财主贵族需要的药品，而不应热心于为穷人去发明新药。更为令人不解的是，他给穷人看病，从来不收分文，反而布施于穷人。而他给富裕人家看病得来的报酬，又全部积蓄起来，投资在一家私人工厂，只取得微薄的利息，他自己始终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一天，医生的侄儿、克洛蒂德的哥哥马克西姆从巴黎归来。虽然他很年轻，但生活放荡，仪表衰老。他要妹妹上巴黎为他管家，但妹妹不愿离开巴斯加。有一次，巴斯加神色不安地回到家，因为一位心脏病患者在打针后就死去了，他感到十分难受；同时，他又担心自己将会像祖母那样，晚年疯病大发，拖到一百零五岁才去世，这太可怕了。

从此，巴斯加医生烦躁不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当拉蒙医生前来向克洛蒂德求婚时，她为了悉心照料叔父，拒绝了，可是巴斯加仍催促侄女尽快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

有一天，当他们一起散步归家时，克洛蒂德请巴斯加医生帮她解开帽带。当叔父靠近她时，她感到巴斯加是如此地爱她。那时，巴斯加立即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要她尽快与拉蒙医生结婚。不久，他买了一条昂贵的饰带，放在克洛蒂德床上，作为赠送她的结婚礼物。这天晚上，克洛蒂德来到巴斯加房内，她为得到这样贵重的礼物而高兴，并向巴斯加表示，她要嫁的并不是拉蒙医生，而是巴斯加医生。

接着，他俩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不久，克洛蒂德得知马克西姆残废了，要她去巴黎照料，但她又不愿离开医生。巴斯加为此深感内疚，他觉得对不起妻子，这不仅因为没有名媒正娶，而且婚后一直过着穷日子。他劝说克洛蒂德前去巴黎，推委自己要专心致力于医学研究。在这种伤心的安排下，她不得不离开巴斯加到达巴黎。

克洛蒂德走后，巴斯加深感孤独。他一边研究医学，一边靠读着妻子的来信过日子。有一天，他在来信中知道，克洛蒂德怀孕了。巴斯加兴高采烈，随即拍电报催她回家。克洛蒂德归心似箭，立刻动身启程，但在她到家两小时前，巴斯加医生已死于心脏病并发症。

在梅塘别墅居住的十多年间，左拉的生活是安定的，文学创作的收获也是丰富的。除了偶尔编写过几个剧本外，每年，他几乎都推出一部长篇小说，有条不紊地完成他那《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创作计划，把一千二百多个不

同人物，汇集在自己的笔下，组成一幅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社会生活的图画。

德莱菲斯事件

一八九四年，左拉正兴致勃勃地为实施他的第二个创作计划《三名城》而埋头创作的时候，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德莱菲斯事件”。

从事件本身说，它与左拉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依然可以埋头伏案创作；但是，一切正直的作家都以捍卫真理和正义视为天职，他们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作家伏尔泰，曾为卡拉事件辩护；十九世纪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曾为受凡尔赛分子迫害的巴黎公社战士伸张正义；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左拉，他不遗余力地为平雪德莱菲斯蒙受的冤狱而战斗。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年九月，一个法国的反间谍人员，在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门房里，截获了一封特殊的信件。由于它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署名，仿佛是空中飞来的怪物，人们就称它为“飞帖”。可是，这“飞帖”事关重大，其中列举了许多有关国防的机密材料；消息传开后，顿时震惊了整个国防部。

当局立即决定组织侦破。从这些机密文件的性质看，估计作案的人是参谋部的某个官员，或是某炮兵部队的知情人。军政头目中的那批保皇党、天主教徒、反犹太分子，他们断定犯罪的必然是某个犹太人。当时，正巧在参谋部供职的，有一个名叫阿尔弗勒·德莱菲斯的犹太籍上尉。司令员巴梯·特·克拉姆在一番所谓侦察调查之后，就武断地认定这“飞帖”出自德莱菲斯之手。

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军事法庭秘密审讯了德莱菲斯上尉。国防部长麦尔西哀送来一个纸条，上面批着：“我曾见该劣徒德……”，据此，德莱菲斯就被褫夺军职，监禁于狱中。

次年一月五日，德莱菲斯上尉被押送到军官学校去执行军纪处分。一名副官撕下他的肩章，折毁他的军刀。虽然德莱菲斯一再声明：所谓“飞帖”与他根本无关，更不是他写的。但当局无视本人的严正抗议，仍将他解押在四千军人排成的方阵中示众。铁栅栏外的一批歹徒，疯狂地发出“处死他”的呼喊，并对他进行种种诽谤与辱骂。

这天晚上，左拉在小说家阿勒封斯·都德家里做客，都德的儿子雷翁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德莱菲斯被褫夺军职的场景。具有正义感的左拉不以为然，他随即离座而归，都德急忙出来送他，也被左拉谢绝了。在回家的路上，左拉思绪万千，那场褫夺军职的闹剧，群众狂呼的骗局，不仅令人作呕，更使左拉深为愤慨；德莱菲斯上尉坦然否认作案的情景，又使左拉迷惘惆怅；他怀疑其间必有蹊跷，但要马上出来证明德莱菲斯无罪，也非轻而易举；他需要了解，需要思考，也需要时间。

正当反动势力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反犹太运动时，不合当局意愿的事件又发生了。

一八九六年三月，法国反间谍机构在德国大使馆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已被撕碎的明信片，末尾的署名只有一个字母，受信人则是参谋部的军官艾斯特哈吉。凭这点线索，就可证明此人与德国大使馆有联系。法国情报局局长毕加尔上校随即派人调查，查实艾斯特哈吉原系奥国军官，向来欺诈骗，后因负债累累，潜逃法国，并一贯窥视军政机密。毕加尔上校把他的笔

迹和“飞帖”作了详细对照，证明系出一人之手，可见“飞帖”是他写的。上校把这一重要情况上报国防部长，建议重新审理此案。但国防部长无视这一铁证，为了避免使参谋部、国防部遭受连累，失去声誉，反而将毕加尔上校调往撒哈拉边境了事。

这年十一月十日，巴黎有一家报纸斗胆把那个著名的“飞帖”材料制成铅版，公之于世。有一个曾和艾斯特哈吉打过交道的银行家，认出这是艾斯特哈吉的手迹，蒙冤判罪的德莱菲斯的兄弟马修·德莱菲斯据此上书国防部长，并投书报社，要求主持正义。当局无奈，只得重新审理此案。

左拉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的法国，要为德莱菲斯平冤狱，单凭事实，靠法院审理是很困难的；关键的一着，在于戳穿阴谋，争取公众的舆论。为此，他在《费加罗日报》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献给那些为德莱菲斯主持正义的人，左拉表示敬意和钦佩，特别提出向凯斯纳副议长致敬，作者在末尾处写道：“真理在前进，什么也不能阻挡它”。第二篇，针对民族主义分子散布的谰言，他们胡说什么所有为德莱菲斯辩护的人都被人收买，靠领受犹太银行界“辛迪卡”津贴过日子。对此，左拉予以有力的驳斥。第三篇，抨击新闻界，谴责这些新闻机构多少年来每天在向人民灌输反犹太的情绪，提醒新闻界审慎行事。

这三篇战斗檄文，犹如三枚烈性炸弹，使得反动势力一派混乱。有的抗议，有的辱骂，有的恐吓，致使《费加罗日报》也不敢再刊登左拉的文章。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左拉誓不退却，他另采用印刷小册子的形式来发表意见。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发表了《致青年们的信》，告诫青年们“万万不能偏执盲从”，“永远不能背离正义”。次年一月六日，他又发表《致法兰西的信》，呼吁法兰西民族反省觉醒。左拉写道：“祖国的灵魂究竟在哪里？祖国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哪里？法兰西啊，我恳求你永远伟大的法兰西，恢复你的本来面貌吧！”

这声声肺腑之言，反映了一个作家力挽狂澜、执着真理的民主主义胸怀，传达出在专制制度奴役下千百万正义人民的心声。

法国反动当局有恃无恐，置左拉的正义呼声于不顾。此年一月十一日，艾斯特哈吉经二度审讯后，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使左拉愤怒至极。他随即愤笔疾书，一气呵成万言书——《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富尔的信》，十二日晚上，左拉亲自将公开信送到《黎明报》社。在那里，报纸的创办者涅昂兴奋地接待左拉，并找来德莱菲斯的同情者克莱蒙梭、白尔纳、拉扎尔等人。左拉当众宣读了其中动人心魄的篇章，当念到末尾时，全场激情顿沸，达到高潮。由于这封公开信的每段均以“我控诉”开头，因此，克莱蒙梭建议将它改题为《我控诉》发表，左拉也欣然同意。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黎明报》用特大号铅字，醒目的标题刊于头版，发行三十万份，轰动了全世界。

左拉的这封公开信，成了本世纪舆论界最醒目、最伟大的革命行动。当天下午，法国一片混乱。《我控诉》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简直和十七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巴斯加发表的第一篇《致外省人书》的社会效果一样。天主教议员芒恩伯爵向议会主席梅利纳提出，要求立即逮捕左拉；社会主义派议员盖德、若来斯、瓦扬等人，则全力支持左拉，为左拉辩护。举国上下，顿时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不论在议院大厅，还是在街头巷尾，人们为此事争执着、论战着，有的甚至厮打起来；在家庭里，一家人也往往为此争吵不休，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被卷入德莱菲斯事件的浪潮，从中表明自己的爱

憎。

一八九八年二月七日，左拉被传讯到法庭对质，四周军警林立，谁为左拉辩护，谁就受到军刀的威吓。反动报纸恫吓左拉，扬言要处死左拉，枪毙左拉；一些亡命之徒等候在法院门前，准备给左拉猛揍一顿，或者将左拉推进塞纳河淹死，其气焰之嚣张，真是不可一世。然而，左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泰然自若，以捍卫正义事业为重，昂首阔步从法院的大石阶上走下来。在充满仇恨的叫喊声和卑劣的辱骂声中，在两边举起手杖的过道中间，左拉犹如一位国王从官邸出来，在两旁宝剑林立中间走下台阶一样。正是在这种疯狂的混乱中，反而更衬托出他那非凡的英雄本色。

凭借左拉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他坚信德莱菲斯是无罪的。他说：“以我四十年的工作，以我这四十年的劳动所能给我的权力，我发誓，德莱菲斯是无罪的。”左拉思索着，盘算着，等待着。当时的上议院和下议院，内政当局，军事机构，许多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以及被这些报纸毒化了的公众舆论等等，似乎一切都在同他作对，但他无所畏惧，他只有一个信念：追求真理和正义。想到这里，他觉得浑身是劲，坚信这场斗争必胜，总有一天，法兰西将会感谢他，是他拯救了祖国的荣誉。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左拉的处境是艰难的。真理与谬误被颠倒，黑白是非被混淆。在军政当局和反动报纸的舆论控制下，法院仍判处左拉一年的监禁，另加罚金三千法郎，《黎明报》的经理贝朗也因刊登左拉的《我控诉》一文，被判以四个月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罚金。左拉的律师以起诉人的身份不合适为由，要求推翻原判。可是，军官们一再干涉阻挠，案件交由凡尔赛地方法院审理。朋友们出于关怀和爱护左拉的心情，劝导左拉拒绝出庭。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地方法院开庭判决，左拉没有出席，他随身携带一件睡衣和一张报纸，当天离开巴黎，逃到英国。

在伦敦，左拉过着流亡者的生活。他除用一些化名撰文外，仍时时关注着德莱菲斯事件的发展，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使德莱菲斯和他本人一起平冤昭雪。在旅居期间，他拟出第三个创作计划《四福音书》，并动手撰写其中的第一部《繁殖》。

左拉的预言并没有落空，被掩饰的事件真相终于暴露了。卡劳雅新上任国防部长之后，他为了证实德莱菲斯的叛国罪，下令重新审查全部档案，结果发现，其中的主要证明材料均系伪造；这个伪造者，正是艾斯特哈吉的同谋犯亨利少校。亨利被捕后，也对此供认不讳，一八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他在瓦雷连山监狱中用剃刀自杀。同谋犯艾斯特哈吉闻讯畏罪潜逃，其余一些军政要人相继被撤职查办。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法院被迫下令推翻军事法庭对德莱菲斯所作的判决，两天之后，德莱菲斯也从死囚岛押回，等候在莱纳军事法庭接受重审。

但是，军事法庭仍不顾事实真相，一意孤行，盲目维护参谋部的指示，判德莱菲斯十年监禁之罪。一八九九年六月五日，左拉返回法国。当时他充满喜悦的心情，眼看冤案即将昭雪，而今获悉只是改判，其愤懑之情，难以言表。他觉得事到如今，已经用不着再向罪恶呼叫了，用不着再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要求惩罚罪恶了，这种反常事端，犹如日月反转，江河倒流一样，令人费解。

左拉的心情，代表了整个法国人民的情绪。为了平息民愤，十天之后，新任总统鲁拜下令给德莱菲斯以特赦。显然，这仍是换汤不换药的伎俩，德

莱菲斯虽获自由，可并没有恢复名誉。直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当局才宣布他真正无罪，称他不属于特赦犯人之列。至此，相继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德莱菲斯事件，总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这无疑也是左拉不懈斗争的伟大胜利，遗憾的是，那时左拉却早已离开人世。

三名城

左拉的晚年是在顽强、紧张、繁忙中度过的。在社会政治方面，他置身于德莱菲斯事件的浪潮之中；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实施着新的创作计划，辗转奔走在意大利和法国的三个名城之间。

正当德莱菲斯事件发生的一八九四年，左拉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创作计划，这就是以欧洲三个城市命名的《三名城》，包括《鲁尔德》、《罗马》、《巴黎》三部长篇小说。左拉历经四年的艰苦创作，于一八九八年完成，成为继《卢贡·马卡尔家族》之后的又一巨著。

这组三部曲，以当代的欧洲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宗教为题材，以神父皮埃尔·佛洛芒的活动为中心线索而展开情节。

鲁尔德原是法国西南角上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座小城。相传当地有名少女，名叫白拉德特，她生于一八四四年，本是一个木匠的女儿。在十三岁时，她忽然声称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多次见到圣母玛利亚显灵的情景。据说，玛利亚身穿白衣，腰系蓝带，胸前挂着一串佛珠，四周充满圣洁的金光，并传说山洞喷出的泉水，原系圣母慈悲人类，供给世人治病的。一八五八年七月，达尔卜主教佯称经过调查，便以教谕确认其事，于是发起募捐，修建鲁尔德大教堂。一八六四年教堂落成后，朝圣者川流不息。特别是每年九月的朝圣期，从巴黎到鲁尔德之间专门开辟朝圣列车，朝拜者多达数十万人。

小说《鲁尔德》的情节，就是以描写朝圣者的列车为开端的。一八九一年八月十九日，一列满载病人的火车离开巴黎，向鲁尔德城驶去。在车厢里，人声嘈杂，空气污浊，病患者痛苦的呻吟声、啼哭声与车轮的滚动声连成一片，使车厢变成一座人间地狱。这众多的病人，身患不治之症，生命垂危，惟有鲁尔德城的神奇传说，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相传病人一旦到达圣地，只要将病体放在山洞的泉水中浸上几分钟，病魔当即消除，哑巴就会说话，瞎子能重见光明，即使是垂危的病人，也会起死回生，康复如常。因此，自法国及欧洲各地慕名前来朝拜的信徒不计其数。

在这列开往鲁尔德的专列上，有一个中年的教士，名叫皮埃尔·佛洛芒。他陪同一对父女，也像其他的信徒一样，前往圣地朝拜。皮埃尔的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笃信宗教，他的父亲是个化学家，不幸在一次实验爆炸中丧生，其弟也研究化学，思想激进，在外地谋生，因此，皮埃尔从小就跟随母亲一道生活。其时，邻居有一女孩，名叫玛丽，自幼与佛洛芒青梅竹马，亲密无间。玛丽十四岁时，不幸从马上摔跌致伤，七年来一直瘫痪在床上，失去了做妻子和生儿育女的条件。这对皮埃尔来说，无疑也是沉重的打击。他出于对玛丽的忠诚，又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决心舍弃世俗，做一个神父。他阅读了父亲遗留下来的各种科学书籍，并不真的相信神灵传说，但是考虑到玛丽的要求和母亲的劝导，他还是陪同玛丽父女二人来到鲁尔德城。

在鲁尔德城，关于“通神女”的传说，神奇莫测，家喻户晓。长期以来，牧师们就利用白拉德特编造奇迹，蒙骗群众。他们惟恐这个“通神女”露出精神病的真相，自一八六六年起，教会人士又借疗养为名，将她囚禁于奈佛修道院，致使她因抑郁于一八七九年去世。自此之后，牧师们霸占山洞，修建浴池，大分红利。尤其是每年国际组织集体朝拜的三天，人流潮涌，烛光通明，盛况空前，教会和牧师都借机渲染，大发横财。

皮埃尔是个既不甘于盲目迷信，而又欲以宗教救世的教士。他曾听当医

生的表弟说过，玛丽的瘫痪症，主要是跌伤后由于精神痛苦造成的。如果她意志坚强，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仰，确信自己将来能够恢复健康，那么，在某种精神的鼓舞下，她是可能突然站起来的。

不出所料，虔诚的玛丽到达鲁尔德后，心情异常兴奋，她目见数万名信徒在山洞前朝拜圣母塑像的壮观。当夜，她又被信徒们的火炬游行的奇景所鼓舞，充满了对圣母会保佑自己的信心。到第二天祈祷时，她果真突然站立起来了。这情景被众人们视为奇迹，人们奔走相告，传为佳话，似乎圣母真的显灵，玛丽恢复健康了。

对此，皮埃尔既极度兴奋，又深感悲哀，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神父。如果玛丽真的恢复健康，将来成婚，那么他将永远失去了她。聪颖的玛丽也看破皮埃尔的忧虑，向他发誓，今后永不嫁人。

然而，在成千上万来朝拜的病人中，玛丽的奇迹，实系沧海之一粟。多数的病患者在泉水里浸过多次，却未曾好转，有的反而恶化，有的当即死去。皮埃尔亲眼目睹一个穷女工因失去孩子在向圣母哭诉：“圣母呀，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人间无数的痛苦和眼泪，戳穿了圣母显灵的神话，皮埃尔渐渐确信，这不过是教会的一种骗局。从此，他不再相信基督教，他怜悯那些不幸的人们，梦想能建立一个既没有穷人，也没有病人的幸福社会，他要为此而奋斗。

小说《鲁尔德》虽以宗教为题材，但它的笔锋所向，在于反宗教。左拉在撰写这部小说时，曾亲自参加到朝圣者的行列，进行实地调查，搜集材料。当时，有人看见他热心参加一切圣拜典礼，出入于圣迹洞间，就以为左拉已经皈依宗教，将用小说为宗教歌功颂德了；殊不知左拉只是佯装虔诚，目的乃是为了察访实情，揭露迷信。小说发表后，致使先前那些误以为左拉归附宗教的人大失所望，加之此书对宗教的欺骗行径和教会黑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更使他们愤慨。当时，有一位主教曾用专书来驳斥左拉，白拉德特故乡的议员们也纷纷控告左拉，甚至要求罗马教皇发出教谕，禁止所有教徒阅读小说《鲁尔德》。所有这一切，不是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左拉的文学创作的巨大威力和作用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左拉不仅能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宗教机构为争夺红利而角逐拼斗的内幕，而且，作者还能运用科学知识来武装人们的头脑。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明白：所谓白拉德特少女目见圣母显灵的传说，实际上只是这个少女因长期经受贫穷和疾病的折磨，在祈求圣母时产生的一种幻觉，当时就业经调查，实无圣母显灵之事。而幻觉的产生，正是精神病患者的病理的反映。这与正常人会做梦一样，完全可以用心理学知识作出解释。至于泉水治病，那是因为山洞泉水含有硫磺等多种矿物质，这对某些皮肤病或神经性关节痉挛确有一定的疗效，这是普通的医学常识。在这里，左拉用科学反对迷信，把对宗教势力的抨击与宣传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结合起来，因而使小说具有启迪蒙昧的特色。

一八九六年，左拉完成了《三名城》计划的第二部《罗马》。这部小说仍以神父皮埃尔·佛洛芒为主人公，作者把自己的笔锋直接指向欧洲宗教的圣地——罗马。

皮埃尔自鲁尔德归来后，这位苦于探索信仰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教士，便决定立志改革宗教。在他看来，假如教会能和现代的民主运动相结合，福音就会进入穷人的心田。为此，他在菲利贝尔子爵的帮助下，撰写了一本宣传

新宗教的著作，题为《新罗马》。在这部书里，皮埃尔回顾了基督教最初的宗旨，认为宗教问题当初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起先是以替穷苦人说话，并以打倒富有者为天职的；自从罗马帝国实行政教合一之后，宗教便依附权势，与贫民作对了，全靠宣扬迷信来维持其政治统治。这就是宗教的演变过程。同时，在这部著作中，他还研究了当前天主教社会的贫困状况，阐明新的宗教将会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安宁。

其时，菲利贝尔子爵有一侄女侨居罗马，名叫贝纳黛达，她很爱读皮埃尔的著作《新罗马》，但是此书在那儿却遭到教会的查禁。皮埃尔得知后，愤愤不平，为了捍卫自己的学说，他决心亲自将书籍送到罗马，以求见教皇，诚望教皇开恩，支持他的改革宗教的思想。

到达罗马后，皮埃尔住在贝纳黛达家里，等待教皇的安排，历经数月，一无成效。教皇的亲信表面上假装热情，暗地里处处在监视他的行动。为了使皮埃尔放弃改革宗教的念头，特地让他参加了两次信徒们朝见教皇列昂八世的盛典。在那里，他亲眼看到无数教徒为表示忠诚，将随带的所有钱财都奉献于教皇脚下，而教皇则贪得无厌，还在世界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教皇的卑劣伎俩，信徒的盲从，都使皮埃尔深感厌恶。在信徒们狂呼“教皇万岁”声中，他愤然离开了。

这时，贝纳黛达正和表兄达里奥相爱，但他们的婚姻久久不能如愿，由于这桩婚事涉及到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的利害关系，他们不得不用重金行贿。正当他们即将成婚之际，闻传教皇重病。贝纳黛达的叔父波纳格尔是最有希望继承教皇之职的红衣主教，他的敌手桑基内蒂为了争夺宝座，设下奸计，他遣人给波纳格尔送去一篮掺了毒药的无花果，欲想谋害波纳格尔，结果却使达里奥不幸中毒致死。贝纳黛达悲痛万状，遂拥抱着心爱的达里奥一同死去。

悲剧产生之后，皮埃尔设法求见教皇。他向教皇叙述了人民的苦难，但教皇无动于衷，反而训斥他离经叛道，要他将《新罗马》一书当众焚毁。三个月的生活体验和实地观察，使皮埃尔深感向教皇求情和抗议都已无济于事了。他不仅看到劳动大众的贫困和苦难，更看到罗马教会黑幕重重，他确信这样的教会必将崩溃。在参加了贝纳黛达和达里奥的葬礼后，他又回到了巴黎。

为了撰写这部小说，左拉特地到意大利作过一次长期的旅行。在那里，他受到意大利社会各界人士的殷勤接待，并得到意大利国王的接见，不过，他想同梵蒂冈教会商谈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如果说，《鲁尔德》是通过一般宗教信徒的迷信活动来抨击宗教，那么，小说《罗马》则把矛头直接指向教皇本身，它是通过教会上层社会中的头面人物的种种罪恶，以达到抨击宗教之目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旨在说明，基督教长期承袭传统的束缚，欲以改革而不能，只有在腐败中崩溃垮台，否则不可能有益于人类。欲想解救世人的苦难，除了摒弃宗教，提倡科学之外，别无出路。这种见地，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同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还对罗马城的名胜古迹作了详尽而出色的描绘，对基督教最初的历史及其蜕变过程作了具体的分析，对教皇列昂八世的傲慢专横作出活灵活现的刻画，这都使小说《罗马》大为增色。

一八九八年，正是左拉为德莱菲斯伸张正义，遭到株连，被法庭传讯质证，身受迫害的患难时期。左拉又把创作的视线转移到国内，完成并出版了

《三名城》的最末一部《巴黎》。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描述主人公皮埃尔·佛洛芒对生活探索的最后阶段。他完全舍弃以宗教救世的思想，决定还俗成婚，在美好的家庭生活和子女之爱中，去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

皮埃尔回到巴黎之后，当初，他一直和神父罗斯在一起，为穷苦人做些好事。当地有个老工人，名叫拉伏，他为资本家干了五十多年，结果赤贫如洗，眼看挨饿致死。皮埃尔怀着对穷人的强烈同情心，解囊相助，想方设法帮助拉伏一家度过难关。为了将老工人送进残疾院，他到上流社会四处奔波，登门求情，可是每每碰壁。上流社会的豪门贵户，不是忙于在政界争权谋私，就是沉溺于情场争风吃醋。男爵居维阿为了勾引一个女演员不惜挥金如土。男爵的夫人夏娃忙于和年轻小伙子热拉尔伯爵幽会，他们的女儿赛米尔则在盘算怎样将母亲的情人夺过来，充当自己的丈夫。上流社会的这批人，个个自顾不暇，哪有精力和时间去同情穷人呢？老工人拉伏终于在贫病中悲惨死去。这种惨剧，使皮埃尔深感富人的缺德和穷人的不幸。

皮埃尔的长兄纪尧姆是个富有怜悯之心的人。他同情失业工人萨尔伐，收留他干几天活。萨尔伐出于对社会不平的抗议，他从纪尧姆家里偷了一包炸药，炸毁了男爵家的大门，自己被迫潜逃；一直关怀注视着萨尔伐行动的纪尧姆，不幸在爆炸时受伤。在危急之中，皮埃尔冒着风险将哥哥接回自己家里疗养。自此以后，一度疏远了的兄弟情谊，又恢复如常了。

纪尧姆伤愈后，出于感激之情，他邀请皮埃尔到自己家里去生活。纪尧姆的妻子早年病故，家中除了岳母和三个儿子外，尚有一个姑娘，名叫玛丽。她原系纪尧姆朋友的女儿，惟因父亲去世，临终前托孤于纪尧姆抚养。现在她已长大成人，但不愿离开纪尧姆的家。尽管纪尧姆比她大二十多岁，可是她出于对他们一家的挚爱，本已打算嫁给纪尧姆为妻。

来自不同方面的人员组合在一起生活，皮埃尔颇不习惯，但年轻天真的玛丽的存在，又使这个复杂的家庭充满欢乐。皮埃尔经历严峻的思想斗争之后，毅然决定脱离教士生活，陪同玛丽一道游玩，一起工作。他开始省悟到，他的痛苦在于失去了青年时代的玛丽，可是眼前的这个玛丽，已经用热情治愈了他的心灵创伤，给他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他们之间真挚而纯洁的感情，又自然地发展成为爱情。纪尧姆得知后，一时感到非常痛苦，但崇高的友情毕竟克服了个人的内心矛盾，理性战胜了感情，他终于决定将玛丽嫁给皮埃尔。

纪尧姆不仅在爱情上作出牺牲，而且还决心为被当局拘捕处死的萨尔伐报仇。他认为，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黑暗的存在，才造成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他声明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家，为了对抗这不公正的社会，他想发明一种烈性炸药，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摧毁巴黎圣心大教堂的建筑。此事被皮埃尔觉察后，皮埃尔一直跟随着他，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他的行动。纪尧姆在皮埃尔的开导下，省悟到炸毁大教堂的设想和做法，只能造成更大的破坏，无益于人类。于是，他遂热衷于科学发明，以改进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创造世界的幸福生活。

在经历种种曲折之后，皮埃尔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手工业工人，他进一步懂得了工作和生活的真正意义。过去，巴黎曾为自由而斗争，现在，它带来科学；明天，它将孕育着规模更大的暴风雨的洗礼。在人民的中心地巴黎，皮埃尔和玛丽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把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一代

新人身上。

左拉完成了以反宗教为主题的《三名城》，这是九十年代左拉思想更为成熟的一大标志。作者通过神父皮埃尔在三个地方的不同生活，表现了一个宗教职业者对宗教认识的三个不同阶段。当初，他欲以宗教救世，继而又欲以改革宗教来解救人世的苦难，最后，他宣告与宗教决裂，以信仰科学取代对宗教的信仰。这个曾经身穿黑袍，以教义蒙骗世人的皮埃尔，最后，他觉醒还俗，当其他神父再次来劝说时，他说：“我从那里出来是我的意志的自由，正如一个从墓道中出来急于寻找新鲜的空气和灿烂阳光的人一样。上帝并不在这个教堂里。这教堂简直是对理性、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挑衅。”左拉以遒劲的笔力，借用笔下人物之口，真可谓把宗教这棵参天大树一手连根拔除了。

煤气中毒之谜

当左拉完成《三名城》的创作计划的时候，他已经快六十岁了，但他并不因鬓发增白而止步。勤奋多产的左拉又立即提出了第三个创作计划，这就是《四福音书》。它包括《繁殖》、《劳动》、《真理》、《正义》四部小说。这个创作计划惟因左拉煤气中毒，未能如数完成。

《四福音书》的创作，开始于一八九八年流亡英国时期。这部系列小说，均以探索社会理想为课题，反映了左拉晚年执意变革现实的伟大思想。他想用《繁殖》来描写理想的家庭，宣扬父爱、母爱和家庭间的子女之爱；用《劳动》来描写理想的都市生活，由劳动的社会化来促成人们之间和睦相处的关系；用《真理》来描写理想的国家，借教育以促进各民族的友爱合作；用《正义》来描写理想的世界，以人道主义精神和正义事业，共同发展和增进人类和平、友谊的崇高感情。

当时的欧洲，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广为流行；与此同时，厌世悲观的欧洲“世纪末”思潮也日趋泛滥，尤其在法国，占国民大多数的拉丁民族，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人口逐年减少，这在法国人们中间引起极大的恐慌，以为这样下去，拉丁民族行将全部灭亡，因而滋长了“人种末”的恐惧心理。在社会政治方面，人生只有忧虑，没有出路，痛感人生无常，虚幻凄苦，到头来死路一条，因而悲观厌世，或者玩世不恭，或者堕落颓废，这就促使“世纪末”思潮泛起。

面对这种复杂的现实，左拉并不赞同“世纪末”思潮。他认为，每当世纪末的年代到来，人们应以最后的努力，来弥补本世纪失去了的时间，正如长跑竞赛到达终点前的冲刺一样。在世纪末年代，人们应为着解决如何生活，怎样追求理想的问题而坦率地开展各种精神活动。因此，他接受了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企图变革现实，创建美好的未来，为世纪末找出一条新路。现在看来，左拉笔下的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而已。在小说《繁殖》中，左拉主张封闭酒店，开办学校，增加工资；他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反对节欲、堕胎和卖淫。主张多生多养子女，子女越多，家庭的感情越笃。他提出减少弃婴的惟一办法，就是设法找到孩子的母亲，鼓励她们，给她们以做母亲的生活条件。在小说《劳动》中，左拉曾经描绘出一幅空想社会主义的图景：主人公吕克·佛洛芒在阅读了傅立叶的著作后，便按照理想办起一所工厂，实践傅立叶提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三结合的主张。在这里，废除了工资制度，工人、工程师、厂长、会计、技术员，人人都成为工厂的主人，共议大计，共享成果。工人们不以劳动为痛苦，反以劳动为享乐，人人快乐无比。

《四福音书》的艺术构思，反映了左拉晚年寄希望于国家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美好理想，表明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八九九年，左拉在伦敦撰写的《繁殖》出版了，一九〇一年，《劳动》也按预期计划与读者见面，《四福音书》的第三部《真理》于一九〇二年夏季脱稿。接着，左拉入手撰写第四部《正义》。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故终于发生了。

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左拉在巴黎近郊的梅塘别墅度过夏季之后，回到巴黎布鲁塞尔街二十一号的寓所。不巧那天天气特别潮湿，他的夫人身体不适，晚间点燃起卧室内的壁炉，炉火很旺。入睡后，由于壁炉的烟囱阻塞，煤气倒灌进来，致使左拉夫妇和房内的那只小狗一齐中毒窒息。

次日上午十时许，仆人深感迷惑，呼叫后不见动静，遂破门而入，才发现左拉已失去知觉，倒在卧室的地毯上。经过多方抢救，体弱多病的夫人和那只小狗都救活了，惟有素来以身体健壮著称的左拉却始终没有苏醒过来。当时，地方警察局写了一份检查报告，认定他是煤气中毒的自然死亡，新闻报纸也照此披露。但是人们对此仍疑团重重，猜测其间必有奥秘。

就在出事的那天，报丧人雨塞·法斯格先生和费尔南·德穆兰先生一出现在左拉的女友让娜·罗泽罗面前时，人们尚未开口，她就立刻预感到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她失声呼叫：“别人把他杀死了吗？”人们联系到德莱菲斯事件的暴风雨时期，便发生过保皇党徒和军事当局的走狗妄图暗杀左拉的事。人们一直在猜测，可能是当时反动集团收买了几个人，预先密谋将左拉卧室的出烟孔封闭起来，以便谋杀左拉，报复他对德莱菲斯事件的干预，破坏左拉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这难道不是一起政治性的谋杀事件吗？对左拉颇为熟悉的都鲁日医生，也深感左拉死得意外。他在《医学及心理的考查》一书中，认为左拉那奇特和强健的体质，既没有任何器官上的疾病，也没有内在的病症，是完全能够活到高龄的，可是一个塞满渣滓的壁炉烟囱，竟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几乎成了一场无法解释的灾难。人们叹息着，这煤气中毒之谜，究竟何时才能揭开呢？

只有一种事实：左拉确实死了。可怖的惨痛，不幸的噩耗，使周围的人们震惊不已。左拉的妻子、儿子、女儿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布鲁塞尔街向遗体告别。爱弥尔·左拉像一座美丽的大理石雕塑像似地躺卧着，仪表威严，神情自若。亲人们相对无言，泣不成声。此年十月五日，在巴黎举行左拉的葬礼，含泪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怀着敬仰的心情，护送堆满鲜花的柩车，徐徐走向蒙马特墓地。

在墓地，左拉生前的好友纷纷发表演说，安那托·法朗士的声音尤为洪亮有力，他的演说，时时被群众的含泪的口号声所打断。

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当左拉逝世一周年之际，左拉生前的一大群朋友和崇拜者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梅塘别墅，人们倡议建立一个为纪念这位有名望的小说家的巡礼会。从那时起，这个巡礼会定于每年九月二十九日举行，后来又改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它成为团结文学家，造就培养青年一代的特别仪式。

左拉去世之后，声誉倍增。法国众议院曾作出决议，要把左拉的遗骸从蒙马特公墓迁葬至国葬院。就在他死后的第六个年头，一九〇八年六月五日，左拉的遗骸终于迁葬了，雕塑家爱米尔·德锐为左拉雕成一座半身石像。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人们又在左拉的诞生地圣·若瑟夫街的旧居里，为左拉建起一块纪念碑。

在左拉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奢望，“惟一的野心，就是使自己有一部广为流传而且万古长存的作品”。其实，这种广为流传而且万古长存的作品又何止一部呢？左拉的作品已被译成欧美各国六十多种语言文字，流传于全世界。他的手稿，除《娜娜》的原稿放在美国的纽约图书馆，《三名城》的原稿放在爱克斯城的麦沙勒图书馆外，其余手稿差不多全部存放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内。多少个文人学者慕名前来巴黎，瞻仰左拉的遗像；数不尽计的文学青年，正在继承和研究他给后人留下的丰富而有益的文学遗产。

主要代表作品

在左拉的所有文学创作中，《卢贡·马卡尔家族》无疑是规模最大、成就较高、影响颇为深远的系列性巨著，其中有三部小说尤为重要，这就是《酒店》、《娜娜》和《萌芽》。

《酒店》

一八七七年，左拉的小说《酒店》一问世，沉寂的法国文学界顿时翻腾喧闹起来。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彭马丹将小说《酒店》斥之为“污秽文学”；资产阶级的左翼对这部小说也持否定态度，共和派领袖阿杜尔·朗克在读了《酒店》后，认为这是一部“令人作呕的作品”。

十九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艺术大师维克多·雨果也出来干涉，他虽然承认左拉的《酒店》所反映的生活画面的真实性，但又指责左拉不该将人们的种种不幸赤裸裸地表现出来。雨果说：“这是我们应该画出来的一些图画。你不要反驳我，说这是真实的情况，说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我知道，所有这类的地方我也去过，但我不愿意人们把这种现象描写出来。你没有这种权利，你没有权利把贫困和不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此外，雨果还大声疾呼地说：“不要任意把人民的创伤暴露出来，当你没有法子医治这些创伤的时候。”

来自各个层次的非难是如此之多，情绪是如此之激烈，用左拉自己的话说，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粗暴的攻击”。

左拉曾经声明：创作《酒店》是他早年既定的“一个前进的目标”，也是“他的作品中最严谨的一部”，作者是无须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的。左拉说：“我的作品就会替我辩护。它是一部描写现实的作品，是第一部不说谎的、有人民气味的描写人民的小说。”

围绕《酒店》而引起的这场论争已经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其间的功过是非究竟应如何评说，《酒店》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故事情节吧。

绮尔维丝只有二十二岁。她身材很高，眉目清秀，可惜被艰难的生活糟蹋了。她散着头发，穿着破旧的拖鞋，在一件白色的短睡衣里打寒战。因为她的丈夫郎第耶一个晚上没有回家，她也一夜不曾入睡，身边躺着两个孩子，听见母亲哭泣，他们还没睁开眼睛，就跟着哭起来。

次日清晨，郎第耶安然地回到家。他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男子，身材矮小，头发乌黑，一张漂亮的面孔，稀疏的胡子。他一进家门，夫妻就吵嘴了。绮尔维丝怀疑丈夫在外面跟娼妇鬼混，又担忧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前天晚上，她的一条裙子只典当了三个法郎，两顿中饭就没钱了。

在一场争吵之后，当她离开卧房时，已是十点钟了。一道阳光从半开的窗子外透进来。她拿着一大包脏衣服上了马路，向左拐弯，进入洗衣场。

绮尔维丝是见惯了污水的人。她不撩起裙子，向那堆着一瓶瓶的漂白水的门口走去。这是一间很大的敞厅，淡白的阳光透过窗子，把热烘烘的水蒸汽映成乳白色的云雾。场内熙熙攘攘，洗衣妇们冲来撞去。绮尔维丝撩起袖子，露出金发女子的美丽双臂。她开始洗涤这些脏衣服，一面用肥皂擦，再用捣衣杵，按照拍子用力打；一面高声地同博歇太太谈开了。

“是的，我从前洗衣服，那时是十岁，如今有十二年了，我们是到河边洗的，河边的气味比这儿好闻些，您不晓得布拉桑吗？在马赛附近。”

博歇太太看她捣得那样猛，不觉惊叹说：“好粗壮的丫头。看不出这双手，铁也会被打扁呢！”

她们高声地继续谈着。绮尔维丝把白衣服一件一件捣完了，又放进桶里，然后又一件一件捞起来，再擦肥皂，用刷子刷过。她们彼此凑得很近，谈得更亲密。

绮尔维丝说：“不，我们没有结过婚，我并不瞒人。郎第耶为人不见得怎样好，值不得人家希望做他的妻子，假使没有孩子们，去他的！……当我们生第一个的时候，我只有十四岁，他十八岁。另一个是四年后的，您要知道，这类事说起来也很平常。我从前在家并不幸福，那马卡尔伯伯，为了些小事，就对我的腰间乱踢。因此，我想到外面来开开心……”

这时，博歇太太索性停下手中的事，留心地听这段历史。在她那肥胖的脸上，嘴半张着，眼睛放出光芒。她高声地问道：“那么，他为人不好，是不是？”

“请不要和我说这个！”绮尔维丝回答，“在那边时，他曾对我很好，但自从我们到了巴黎，我再也管不住他了。告诉你，他母亲在去年死了，遗下一千七百法郎，他想到巴黎来，我答应跟他走；我们来时，把两个孩子都带来了。他本想叫我做洗衣妇，自己做制帽行业的工人，我们很可以弄得很幸福。可是，你要知道，郎第耶是一个有野心的，好花钱的，只顾玩乐的男子。不到两个月，钱就花光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搬到‘好心旅馆’来住，苦生活就开始了。”

她说到这里，住了口，喉咙紧起来，勉强收了眼泪，用她的湿手擦去额上的汗，两人保持一会儿静默。

当绮尔维丝正在挂她最后一件衣服时，只听见门外一阵欢笑声。有人喊道：“有两个孩子在找他们的妈妈！”

所有的妇女都探头望去。绮尔维丝见是克罗德与爱弟纳，“是爸爸让你们来的吗？”她问。

“不，爸爸走了。”克罗德望着弟弟，迟疑地说：“爸爸走了，他从床上跳下来，把衣服杂物都放进箱子，装在一辆车里，拉走了。”

绮尔维丝顿时脸色苍白，双手捂着脸颊，似乎觉得头脑将要裂开。她哭不出声来，口里长吁一声，用拳头掩住了眼睛，好像想把自己消灭在黑暗里。

三星期之后的一天，太阳很好，将近十一点半钟光景，绮尔维丝和锌工古波在一家酒店里会面扯谈。古波抽着烟，手肘支在桌上，脸凑近绮尔维丝，他们两人之间早已讨论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一件事，现在他低声地说了两句隐语：

“喂，不行吗？您说不行吗？”

“唉！您没有想一想。我是一个年岁不小的妇人，还有一个八岁的大儿子，我们在一块儿怎么办呢？”

她现出厌烦的样子。但不发怒，很冷静，有主见。“古波先生，您可找另一个比我更美的，而且没有两个孩子连累你的。”

她说着便低头拿起筐子。古波注视着时钟，又叫她坐下来。“你真傻，您还在想那个脏货！”绮尔维丝对古波说：“我当然爱过他，……不过自从他那样可恨，把我抛弃之后……”

他们说的是郎第耶。绮尔维丝从他走后就再没见过他；她以为他带了维尔吉妮的妹妹到哥拉西耶去同居，依靠他那开帽厂的朋友去了。她并没有去追赶他的意思。起初，她十分伤心，甚至想投河自杀；但是现在她细想过了，如果郎第耶在家，也许还养活不了两个孩子呢。古波仍希望把她弄到手，同她说了许多淫秽的笑话，笑嘻嘻地露出雪白的牙齿。

于是，她又谈起少年时代在布拉桑的情形。她并不勾引男人，当她在十四岁时与郎第耶结识后，郎第耶自命为丈夫，说他惟一的短处是富有感情，泛爱众人，遇一个恋一个，以至累她受许多痛苦。她自己像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个肥胖而爱工作的女人，做了马卡尔伯伯二十多年的牛马，终于辛苦死了。她与母亲有一点相像，她也一样，与男人们一粘就离不开。她的脚走路不好，也是母亲的遗传，因为马卡尔伯伯经常痛打她的可怜的母亲。她的母亲不止一次说，马卡尔伯伯往往夜里喝醉了回来，很粗暴地与她温存，几乎要压折了她的四肢。她显然是在这样的一夜受胎的，所以是一个跛脚。

“唉！这不算什么。看不出来。”古波说这话，为的是对她谄媚。

她摇了摇下巴，分明知道她的跛脚是看得出来的。“你的口味真怪，爱一个跛脚女人。”她微笑着说。古波说了许多风流话，仿佛要使她迷醉一样。她始终摇头不肯，然而她却被他柔声弄得心软了。

到了古波的住所，古波仍不放松，问她肯不肯。绮尔维丝说，即使屋子坍了，她也不会和他同盖一条被。

但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终于顺从了他。古波在八点钟的时候来找她去。她打扮得很整齐：身上穿着一件黑长袍，加上黄色的羊毛印花披肩，头上戴了一顶白色小帽。这些衣着是她六个星期工作得来的钱买的。他们从卖鱼路绕过去，古波在路上对她说：

“他们在等你。唉！他们对我要结婚的事情，现在也听惯了。如果你没有看过人家做金链子，你去看一看倒很可以开心的。”

“他们家里有金子吗？”绮尔维丝问。

“可不是吗，墙上有，地上有，到处都是金子。”

他们从园门走进去，穿过天井，爬上七层楼，进入房内，见到古波的姐姐罗利欧太太。她身材矮小，却很强壮，头发赭色，正伸长了短短的双臂，拿着一把很粗的钳子，尽力地把一根黑色的铁丝穿在老虎钳上的抽丝板的孔里。姐夫罗利欧先生的身材也矮小，头发稀少，面如黄蜡，脸很长，好像有病的样子。他在长桌前像猴子一般灵活，正在用钳子尖端做工作。古波带了绮尔维丝上门，主要是征求姐姐和姐夫对婚事的意见。当他们坐定后，罗利欧太太望了绮尔维丝一眼，接着说：“唉，是吗，就是这位太太吗？天啊，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以贡献你们，……然而结婚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总之，如果你们双方都觉得好，自然是可以的。如果结局不好，也只能怨自己。”

她说到后两句，声音放慢，摇着头，从绮尔维丝的脸望到手，从她的手望到脚，她觉得比意料中的要好些。她并不注意到跛腿，只是觉得为什么要娶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女人，这总不对劲。

古波看出绮尔维丝低下头，一副难受的样子，终于忍不住嚷道：

“无论你们怎样说，事情是决定了，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就要举行婚礼。”

在一阵怪吝的口舌之后，绮尔维丝走出了走廊，到了七楼的平台，忍不住流泪，她觉得今晚的事是不吉祥的预兆。

婚礼举行得很简单。他们在“好心旅馆”的一间邈远的房间里度过新婚之夜，古波决定退掉原来的房间，打算搬到绮尔维丝的房里居住。

古波和绮尔维丝经过了四年的辛苦工作，算是一对好夫妻。两人从不打架，每逢星期天一定到圣杜安散步一次。女的每天在福公尼耶家工作，自己家里也弄得干干净净；男的不喝酒，把每半个月所得工钱都拿回家。

这年四月底，绮尔维丝怀孕分娩，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娜娜。在三年里，绮尔维丝每周至多牺牲两天工作时间，来抚养她的小女孩，而把八岁的爱弟纳送到一所小小的寄宿学校去。绮尔维丝成了一个能干的女工，每天赚三个法郎，当他们夫妇俩积蓄到六百法郎时，绮尔维丝睡不着了，一心只想实现她的奢望，开一家店铺，招些女工，自己当老板。

娜娜三周岁生日的那一天，古波晚上回来，看见绮尔维丝有些心神不安，她想把金滴路一家线店租下来。

一天，古波正在替人家盖一所三层楼新房的屋顶，安装几张锌片，忽然看见娜娜与绮尔维丝来了。他一面焊接锌片，一面向绮尔维丝嚷道：

“好，完了，我就下来。”

绮尔维丝微笑地看着他在工作。娜娜看见父亲，也高兴得拍起小手来，拼命地叫道：

“爸爸！爸爸！看呀！”

古波想俯身往下看，不觉失了脚，突然像一只四脚忙乱的小猫，从斜下的屋顶溜了下来，身体像一个球，在半空打了两个筋斗，摔倒在马路上。

绮尔维丝拼命地喊了一声，双臂朝天，呆立不动。

在八天之内，古波的伤势很重，绮尔维丝请了名医，自己倍加小心护理，几乎把仅有的一点储蓄都花光了。伤愈后，古波夫妇就租了那店铺，绮尔维丝整天到晚忙着，人们看她满面春风，身子轻快，竟不显得跛脚了。她的店面很鲜明，在浅蓝色的招牌上写着“上等洗衣店”几个字，室内整洁，漂亮。一开张营业，就有整千整百钱可赚。绮尔维丝的脸上放出了光彩。

店门的对面，是顾奢的打铁厂。“金嘴”和“咸嘴”是两个铁匠，他们都对绮尔维丝怀有好感，时时在看着绮尔维丝。他们仿佛为了给她献殷勤而使劲地打铁。为了她，他们在用铁锤竞赛，好像两只红色的大公鸡在一只小白母鸡的面前逞强。他们为她在冶炼爱情，借此争取她。的确，这也真能博得她的欢心；女人是喜欢人家恭维的，尤其是“金嘴”的铁锤打动了她的心怀，她的心也像铁钻，被锤子打得铿锵地响。

绮尔维丝自信是性格坚定的人。她想做正经妇女，因为正经可以造成大部分的幸福。在这件事上，她没想到古波，她对丈夫的心思是干净的；然而，她想起顾奢，心里反而游移起来，竟成了心病。她觉得一回忆到郎第耶的前情，又似乎对不住顾奢，虽然他们没有互相承认爱情，但已有很好的情谊了。她愿意除了丈夫之外只对他一人有情。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绮尔维丝到顾奢身边去躲避。因为她一坐上椅子，便会想起她的第一个情人。郎第耶丢弃阿黛儿，搬走箱子上车的情景又使她害怕。每逢她产生这种恐怖的时候，那铁厂便是她惟一的逃避所；顾奢的大铁锤铿锵地响，驱除了她的噩梦，她在顾奢的保护下，又变得安静而微笑了。

她对于郎第耶的恐怖渐减之后，谁知古波却变坏了。有一天，她恰好从铁厂回来，看见古波正在哥伦布伯伯的酒店里买烧酒款待工人，喝酒的手势也挺熟练。她垂头丧气地回到家，觉得酒精是一种毒物，可以夺去工人的食

量。啊，政府何以不禁止人家制造这种毒物呢？

古波喝得大醉，他穿过马路，却摸不着家门，脸色苍白，咬紧了牙齿，鼻子也堵住了。绮尔维丝看见他的皮肤颜色，就认出这是烧酒的力量。她想扶他上床，他却不开口，只是推她一下，自己倒在床上，举起拳头向着她，活像七楼那个打妻子打得困倦而倒在地上的醉汉一样。绮尔维丝的身子冷了半截，她想起了男人们，想起了她的丈夫，想起了顾奢，郎第耶，她的心碎了，绝望了，知道自己永远没有幸福了。

六月十九日是绮尔维丝的生日。凡是古波家的节日，都要让大伙吃一顿。她想，有一个喝酒败家的丈夫，与其让他把家中的钱都拿去买烧酒，倒不如把自己的肚子填饱一些。绮尔维丝变得贪吃而自暴自弃了。这年的生日，她准备烧鸡燉肉，大摆宴席，邀请十多个亲朋好友。当顾奢到来的时候，恰巧大家跳着闹着寻开心。他胆怯得不敢进去，双手捧着一束美丽的白玫瑰花。绮尔维丝看见他，连忙跑上前去，两颊通红。但他又不敢同她吻抱，是她自己踮起了脚，把脸贴着他的嘴唇；他心烦意乱，竟吻在她的眼睛上，两人的心头都突突地跳着。

一阵椅子声响，全席都站起来，伸出手臂，相互碰杯，为绮尔维丝祝寿。

其时，区里的人从开着的店门朝里观望，也像是来参加宴会的。他们笑着看店内的人们快乐地喝着酒。灯光射在街道上，每逢一个人走过，里面的人就请他喝酒。好酒好肉的香味越传越远，以至全区每个人都闻到了。

到了第二个星期六，古波没有回家吃晚饭，直到将近十点钟，他把郎第耶带了回来。绮尔维丝觉得有些难为情，尤其是在这深夜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忽然到来，实在出她意料。她索性开着店门，拿出半瓶白兰地酒来。郎第耶仍旧站着，避免与她直接谈话。古波用眼睛看了他们一眼，便不客气地发起议论来。唉！不必装模作样了，过去是过去了，是不是？假使十年八年后还记恨在心，那还有谁可以再见面呢？一个是好女子，一个是好男人，两个都是好朋友。

绮尔维丝连声说：“唉，当然啦！当然啦！”她也不知自己说的是什么。郎第耶也接着喃喃地说：“只是一个妹妹，现在仅仅是一个妹妹了！”

“妈的，不要装绅士派头，快握手吧！”古波又说：“一个人有一只杯在手，便比富翁还幸福，友谊比一切都高尚。”

于是三人举杯饮酒。这时，绮尔维丝可以任情看着郎第耶了，她觉得他胖了，圆了，腿和臂都粗笨了，但他的脸部还保存着一些美丽的轮廓。临走的时候，为着想报答古波的礼貌，他执意要帮他关店门，然后向古波夫妇恭祝晚安。

自从这一晚后，郎第耶常来金滴路，每次等到古波在家时才进门，规规矩矩地坐在店前，同他们谈话，竟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到十月初旬，郎第耶渐渐来得密了，绮尔维丝的心胸便燃烧起来。她的最大恐怖，是无力抵抗。有一天，绮尔维丝故意做成圈套，把他们俩推到一个角落，使他们谈到感情上头。

当春天又至的时候，郎第耶完全成了古波家里的人。现在，绮尔维丝要供养两个游手好闲的男子，单凭店中的收入是不够的。日子一久，她到处欠账，每天竟达三四法郎。自从她买东西不付现钱之后，她就越发任情地大吃特吃了。其实，她的心里还梦想有朝一日能赚它几百法郎，好支付她的债主们，然而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赚到钱。总之，她越陷越深；到了夏天，有的伙

计走了，生意不景气，在这衰败的时节，古波和郎第耶反倒肥胖起来。

区里的人谈话的主要笑料，是要晓得郎第耶是否真的与绮尔维丝再有勾搭。关于这件事，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依罗利欧夫妇说：“瘸子”拼命要勾搭郎第耶，然而他不再要她了，因为她的容貌衰老，城里有许多少女比她漂亮得多。依博歇夫妇说，恰恰相反，绮尔维丝在第一夜，等到古波打鼾之后，便立刻去再会她的前夫。这两方面的话，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是好事；然而世上肮脏的事太多了，所以人们觉得这三角夫妇是自然的，甚至是可爱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打架，大家保持礼貌，三人一块儿做菜吃饭，一块儿穿裤子，一块儿睡觉。

古波在区里常常嚷着说：郎第耶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尽管人们诬蔑他们，他对事情是明白的；他问心无愧，也就不管别人的闲话了。每逢星期天，他们三人一块儿出游，他逼着妻子和郎第耶挽着手臂在他前面走，意思是要在马路上显得不顾别人闲说是非。除此之外，他还声称郎第耶是个能干的人，他们相互了解，意气相投，仿佛男子间的友谊比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坚固。

可是有一件事使绮尔维丝烦恼：古波和郎第耶总是在一块儿拼命大吃大喝，吃上等的牡蛎，炖兔子肉，炒腰子，非弄得大醉作呕不止，从此不再摸一摸上班的劳动工具。他们常常聚集打牌酗酒，直至深夜，甚至竟有好多天古波在外没有回家来。

她不去追她的男人，纵使看见他在一家酒店里，也只是躲避他，以免惹他生气；她只是等候他回来，夜里她在店门内静听着是否有他在门外打鼾。古波酒醉迷途，夜里常常睡在一堆垃圾上，一张长凳上，一块荒地里或横躺在沟渠里。到了第二天，他的酒气还未全消，便又出发，到各处买酒喝，他走得很远，回来时昏迷晃动，她也奈何不得。

一天晚上，郎第耶看见绮尔维丝烦闷，便提议陪她到一家咖啡音乐馆解闷消愁。她起初谢绝，说她没有心情去寻欢笑，后来觉得郎第耶的态度诚恳，断不会存坏心肠，于是也就答应了。她觉得拒绝一场娱乐也是太傻的事；既然丈夫可以大吃大喝三天，现在还不回家，她也不妨出去开开心。即使她的店倒闭了也不算一回事，因为她开始觉得生活已没有乐趣了。

那咖啡音乐馆在洛歇叔雅路。一串电灯球把门前照得通明雪亮，几幅很长的广告粘在几块木牌上，靠在阴沟的边上。郎第耶和绮尔维丝在这里很快活地消遣了一夜。到了十一点钟，咖啡馆关门了，他们不慌不忙地散步回家。

绮尔维丝心神昏迷，像醉汉似的；尤其是歌女的演唱给她以强烈的感触，说实在的，她自己是绝不敢像歌女那样当众裸着身体的，可是那女人的皮肉毕竟是令人羡慕的。在路上，她带着放荡的情绪和好奇心，静听郎第耶关于歌女详情细节的叙述。

绮尔维丝按了三次门铃，家门终于开了；但门洞里漆黑，臭气难闻。原来那警察已经把古波送回家来，他醉得不成样子，几乎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床上、地毯上、卧房里尽是脏物。古波躺在床上，只管打鼾，张着嘴，吐出一阵阵臭气。她一想起这脏汉的皮肉会挨着她的皮肉，竟像人家逼她在—一个为害梅毒致死的尸体旁边睡觉一样。她立刻起了憎恶的念头，喃喃地说：“我总得要睡觉啊。我不能回到马路上去睡呀。”

她极力想跨过那醉汉，古波却把全床都挡住了。郎第耶笑了笑，料定她今夜不能睡在她自己的枕头上。于是他握住她的手，低声热烈地说：“绮尔维丝，你听我说……”

她懂得了其中的含义，挣脱了他的手，一时六神无主，摇头表示不肯。她虽然心中很乱，然而她尝试着要找一块干净的地方跨过去，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但郎第耶并不放松，他搂着他的腰，说了许多激发春情的话。唉，她真倒霉，前面是一个肮脏的丈夫，阻挡她规规矩矩地钻进她的被窝里去；后面是一个淫邪的男人，只晓得趁着不幸，想把她再弄到手。

她想：唉，不行！臭气太大了，如果睡这被窝，连她自己也会醉了。也罢！天啊！他拒绝我上床，我没有床，这是他自己的罪过。

当郎第耶把她推进自己卧室时，娜娜把她的小脸贴着小门的玻璃偷看。原来娜娜醒来了，她先看到父亲在床上乱吐乱滚；然后看到母亲穿着衬裙进了对面那男子的卧房，她被肉欲的好奇心所冲动，一双眼睛带着邪气，睁得很大。

时隔不久，全区的人都知道绮尔维丝每夜总要到郎第耶的卧房里去。罗利欧夫妇是娜娜的代父代母，常常把娜娜拉到他们家里询问详情，而她总是低着头，掩盖她眼里的热情，装做痴呆的模样。在这众愤汹汹的当儿，绮尔维丝安然地过活，起初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很肮脏；当她从郎第耶的卧房出来之后，她把双手洗过，又浸湿一块抹布，把身子擦得几乎破了皮，像要除了她的污垢似的；她在换男人的时候，恨不得把皮肉也换了。然而不久以后，她渐渐养成懒习惯，每次都要洗身子，岂不是太辛苦了？她的情性把她弄软了，她感到自己有享福的需要，应当摆脱一切麻烦，尽量享受幸福，只求她的丈夫和她的情人都满意；再说，既然事已办妥，人人都满意，就算不得犯大罪。

现在事情变得像饮食一样有规律，每逢古波喝醉酒回来，她便走到郎第耶的房里去睡，至少星期一、二、三，这三天是归郎第耶的。她把她的夜景均分了，甚至于有时候古波打鼾的气息重一点，她也趁着他熟睡离开，到郎第耶的枕上继续她的好梦。这并不因为她对郎第耶的感情好些，不，她只觉得他干净些，睡得舒服些，好像一只母猫，喜欢在洁白的棉絮里蜷曲着身子睡觉。

如今绮尔维丝什么也不顾了。她把社会上的议论全不放在眼里。每逢遇到困难时，她只晓得每天烧三顿饭，借此开心。纵使店房坍了，只要她不压在下面，也就不管了。当然，越穷越懒，越懒越不讲究干净，主顾们渐渐地把衣服送到别家去洗，债务一天比一天增多，她也随它去。

在这种不顺利的当儿，恰是古波身广体胖的时候，这醉汉吃得多，胖得快；郎第耶也不示弱，他很留心调养，常用裤带量肚子。为讲究漂亮起见，他计算菜肴的质量，哪怕店里不剩一个铜子，他也要吃鸡蛋、牛排。自从他和古波分享绮尔维丝之后，他完全把自己当做他们家的一员了。

这是一家有两个丈夫的店铺。闯进来的丈夫比那真丈夫的手段高强，竟把店里一切上等的东西都拿到手，妻子让他先尝，肴饌让他先拣，其余的一切也是他占优先权。

在这两位男人之间，绮尔维丝并不能天天快乐。她的健康虽不坏，然而要满足两个男人的愿望，时时要照料他们，实在力不能及。最糟糕的是：他们这两个坏蛋非常和睦，从来不吵嘴，每天晚饭后，把手肘支在桌边，当面取笑；他们整天到晚相依相伴，像两只寻快乐的小猫。每逢他们发怒归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她的身上消气。去吧，去打她吧！她一味忍耐着，不敢分辩；他们要她做好菜，她不得不做，说白就白，说黑就黑。唉，这样的生活把一

个女人快折磨死了。

有一天夜里，她梦见她自己在一口井边，古波用拳头把她向前推，郎第耶却搔着她的腰，叫她快些跳下去。这梦就像是她的生活。她本是一个好人，现在也变坏了，这是无可责怪的。她觉得自身的境况是自然的，世上这种境地多着哪。

将近秋天的时候，家庭里不和了。没有糠吃，驴子也会打架。到了十二月，他们只能望着桌子充饥，连一个小萝卜也没有，店里全光了，墙上仅剩下一些钉子。

一天晚上，绮尔维丝嚷道：“明天我要走了！我宁愿把钥匙留在门上，到街上去睡觉。”

郎第耶狡猾地说：“假使我得着一个接手，把店铺出顶，还算有见识些。”

于是他们当即盘算出顶店铺的事，不巧古波的妈妈却因病症不治而死了。家人亲友为丧事而奔波数日。当人们把古波妈妈的柩车送进马尔加代路小园地的墓穴后，绮尔维丝怔得出神，她觉得这一天同时埋葬了她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包括店铺、老板娘的威风，还有其他种种；她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屋子空了，让给了布瓦松夫妇；她的心也空了，一幅破产的景象。

古波夫妇移居到七楼的一间小卧室，带着一间小厅，郎第耶则离开了，如此而已。人到中年，非但不能锦上添花，反而滚进这脏地方，回首十三年，旧事重上心头，给她很大的刺激。

现在，她重新做熨衣妇的短工，三法郎一天。十三岁的娜娜长得标致，让洛拉太太领到开罗路她的工厂里去干活。

两年以后，古波面黄肌瘦，变成疯子，被送进疯人院，人家都说这是由于酒毒发作的缘故。

娜娜长大了，也变成一个下流的女孩子。只有十五岁便长得小牛似的胖。她有一副饶舌的面孔，白得象牛奶浸过一样，嘴唇很红，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

在这期间，娜娜每逢星期日都有约会，什么样的舞厅，她都到场。她有时穿着上等的衣服，有时穿下等服装，真像一个变幻无穷的仙子；时而打扮成阔妇人，时而做小丫头，时而失踪似的 不回家，时而淫逸过度，软得站不住脚。

有一天，绮尔维丝不客气地责骂她，说她不知如何卖身，糟蹋到这一步才回家。娜娜生了气，用被裹紧身子，嚷道：“我受够了，妈妈，我们最好不要再谈论男人。当初你做了你所愿意做的事，现在我也做我所愿意做的事。”

“怎么？怎么？”绮尔维丝连声说。

“呃，是的，我从来没对你说过，因为这与我不相干；但是你毫无顾忌，爸爸打鼾的时候，你只穿着亵衣、袜子，走来走去……现在你不喜欢这个了，然而别人却喜欢这个呢。快给我闭上嘴，当初你不该给我做榜样呀！”

绮尔维丝面色大变，双手颤动，呆呆地转身走了；娜娜挺着胸，双臂揽着枕头，又呼呼地睡着了。

在三年之内，古波七次进圣安娜疯人院，模样像个活鬼，弯着腰，老态龙钟，双手发抖。他只接受一种药物：那就是一瓶烧酒，只要一喝下喉，就像胃里挨了一棍，立刻站起来了。每天上午，他是这样医好他的酒症的。可是他的脑子全空了，失去记忆力。

几天之后，古波的眼皮闭上了，脸上的神经全部在微微地抽动，两脚不停地在跳舞，他的全身骨肉都在颤动中被酒神架走了。直到他死时，死神才叫他那两只脚停止跳舞。

从这天起，绮尔维丝神志不清，她摹仿古波临死时的动作。可惜她没有运气，不能像他那样死。死神只好慢慢地收拾她，以至人家不知道她是怎样死去的。一天早上，走廊里发出臭气，人们才想起两天没见到她了，这时她的尸体已经变得发青。有的说，她的致命伤在于生活上的疲劳和境遇上的穷苦。罗利欧夫妇说得更好：她是堕落而死的。

醉汉巴苏歇伯伯来收殓她，一双漆黑的大手抓住绮尔维丝，小心地将她抱了起来，很慈爱地放进棺材。然后，他轻轻地说：“你是幸福的了，睡觉吧，我的美人儿！”

从上述的情节梗概中，我们可以看出，《酒店》所展示的是一幅颇值珍视的法兰西下层社会生活的图画，作者执意提出的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小手工业者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十九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的法国，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随着资本的高度集中，小生产方式逐渐被大机器所吞噬和取代。原来勉强维持小康生活的小手工业者，面临着日趋贫困破产的威胁，即使他们加倍地付出辛勤的劳动，到头来只有少数人有可能演变为现代资产者，而绝大多数则必然分化解体成为现代的无产者。古波夫妇从贫困、发家，进而破产、毁灭的生活历程，应该说是既有真实性、又富有典型性的。

左拉在阐述《酒店》的创作意图时曾指出：“我想描写的是我们城郊的腐败的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的不幸的衰败情况。酗酒和不事生产的结果，使家庭关系也十分恶劣，使男女杂居，无所不为，使道德的观念逐渐沦丧；到头来就是羞辱和死亡。”

《酒店》的创作实践，业已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当代世界一切正直的评论家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充分肯定了《酒店》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从而也窥视到左拉这一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意义和认识作用。

由于左拉自命为诊断的医生，只报告病情，而不执意开出药方，他充当一个审判厅的录事，只记录案情而不作判决，不寻求解救之道，因而即使他顺手开出的那张药方，也是治标而不治本的。那么，左拉在《酒店》里究竟有没有提供一点新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如所周知，十九世纪的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来是以抨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而著称的，其作品的题材，多数是反映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贵族上流社会的世态人情，描写得最成功的是暴发户、银行家、政治野心家和其他资产阶级形象。可是左拉把自己的视线转向社会的下层，重视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通过一个工人家庭的不幸衰败，提出了小手工业者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这就扩大了文学艺术表现生活的领域。尽管作者在小说中仅仅表现了工人落后的非政治性的一面，然而左拉展示的是一本以劳动人民为题材的小说，他把手工业工人当作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作家的这种选取题材的方向，则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是左拉的一大功绩，它的深远意义同样是不能低估的。

《娜娜》

当左拉完成小说《酒店》之后，随即入手创作两部爱情小说，一部是《爱之一页》，出版于一八七八年；另一部是《娜娜》，于一八八一年问世。

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娜娜》是一部颇有认识价值和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的问世，扩大并巩固了左拉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娜娜》初版的第一天，其销售量达五万五千多册，开创了法国出版界从未有的盛况。单就小说的发行量而言，就可窥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了。如今它已被改编为共有十四集的电视剧，多次在法国电视台播放。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法国《世界报》曾发表评论，认为左拉“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那个巨变的时代，到今天还没有过时，他描绘的那些人物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

《娜娜》是第二帝国时代法国社会腐败的血腥记录，也是世纪末社会生态的一面镜子。全书共十四章，八个主要人物，其中五个是嫖客，两个妓女，一个侍女，他们的活动构成小说的基本内容。

小说的情节是以强烈的悬念为开端，按照时空顺序发展，富有节奏感地展开的：

晚上九时许，万象剧院开始涌进一批批的观众——全巴黎热烈谈论了六个月的歌剧《金发的爱神》即将首次上演。

在剧院的广告上，醒目地印着扮演爱神角色的女演员的名字：“娜娜”。

两个年轻人——一新闻记者浮式瑞与其表弟法罗阿兹缠住剧院经理，要详细打听娜娜的情况。经理包尔德那夫粗野地打断问话：“你管它叫作我的妓院好了……至于娜娜吗？……她的嗓音简直是一杆水枪的声音……但她另有别的长处……只要她一登台，我敢保证整个场子的人都会张着嘴瞪着她的身子。”

这时，拥挤的人群已像水流一样挤塞在售票处，在一片嗡嗡的声浪中，时时传出娜娜的名字。所有巴黎的各阶层人物全到了。文艺界、经济界、政界以及一些耍家们、交际花，还有高贵的爵爷、太太和小姐们，组成一个特殊的混乱世界；疲乏和热衷，左右着座席里每一个人的脸色。这些发了狂似的巴黎人，都想看一看娜娜的容颜姿色。甚至连位尊德重的皇室侍臣莫法伯爵及其岳丈、政府顾问舒阿尔侯爵也不例外。

歌剧借用希腊神话故事，表现的内容则是众神之间的偷情摸爱、争风吃醋，他们还乔装打扮、下凡作乐，充满淫邪与戏谑的气氛。

第一幕演至末尾，爱神才上场。只见她披一头金黄的头发，着一件女神的白长衫，向观众妩媚地一笑，便唱起米：“当爱神在黄昏里茫然的徘徊，……”，酸涩的嗓音，可真是一支水枪。人们左右相顾；这岂不是开玩笑，骗人吗？

但很快人们停止了嘘声。她已摇摆起整个身子，把浑身富于肉感的线条，呈现于观众眼前。男人们都举起手镜对准台上。她唱完了，连尖音都枯竭了，于是把大腿往上一踢，透明宽衣下端，就形成一个圆圆的轮廓；而后张开胳膊，身子往后一倾，胸前的两只美乳，就上下地耸动。喝彩声突然从每一个角落爆发。一眨眼，她就隐匿了，把一团欲火，留给了观众。

幕间休息时，人们只谈着“娜娜”、“娜娜”。有人说曾在酒吧看见过她，有人说在妓院见过她。人们争论她的下贱或出色，竟搞得面红耳赤。

第三幕里，爱神只披一块透明的细纱，赤裸裸地出现在舞台上。台下被震慑了，人们屏住气，四下里静静的。男人们身子紧往前倾，露出郑重其事的面孔和受了猛烈刺激的神色。这个白得像水沫似的肉躯，没有一处不暗示人兴起饥渴的念头和性的妄想。在她的脸上漾着微笑，宛如一个吞食男人者的微笑。

她用胳膊抱着战神的脖子，使劲地往自己身边拉。演幽会偷情一场戏，从来没人敢演得如此灼热诱情，全场整个神迷心醉了，赞叹之声四起，所有小手镜都瞄准在爱神身上。一点一点地，娜娜把观众全部俘虏了。银行家史坦那脸涨得发紫，莫法伯爵张着嘴，脸上绽出斑斑红色，舒阿尔侯爵则猫似地闪着对滴溜溜的眼睛。全场都仿佛窒息了似的，个个左右摇晃，陷入晕眩境界之中。

次日早晨十点钟，娜娜还睡着。

她的住处当初还是由一个外国商人出钱租下的。室内家具七拼八凑，陈设不伦不类，一望而知主人是一个仰人鼻息的娼妇。她是一个被弃的私生女，十六岁那年失身，生下一子名叫路易，渐沦为暗娼。现在她正由两个男人轮番共享共养，但还是入不敷出。房租已欠三季，此外还有雨点般多的债权人，登门催账。儿子的乳娘也定要她付出三百法郎，才肯让她领回儿子，交她姑母领养。

娜娜心烦意躁地醒来，找贴身女仆若爱商量对策，仍一筹莫展。恰巧特里贡妓院老鸨来约她午后三点接客，讲价二十路易，合计四百法郎，正好救了她的急。

昨晚成功的演出，已见诸《费加罗报》。从一大早起，门上的电铃声就没有断过。讨债的、求爱的，老的、少的，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她只得绕道厨房，从后楼梯仓皇离去。

从特里贡归来，娜娜精疲力竭，不料莫法及其岳丈接踵而至。

“我们是为请愿来的。这位先生和我，都是本区慈善会的会员。”莫法伯爵庄重地说。

舒阿尔侯爵加上一句，“我们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大艺术家，就决定要把我们穷人的哀求，在她面前提出来。”

“我要把这点钱交给你们，先生们。这是捐给穷人的。”娜娜爽快地把十个五法郎的银币递给他们，莫法伸手接时，他的手触及到她那潮润而柔软的皮肤，一股寒颤传遍了他的周身。她纵情戏弄，快活得不停地大笑。

若爱给她拿来一叠信和名片，她一看就生气了：他们昨天给我鼓完掌，今天就追着来求爱了。还有，这些来访的客人们，早就该去办自己的正经事儿。他们都是猪！因为他们居然弄得她手里连一个小钱都不剩了。

她抱怨完，就不再去理会那一大群像狗似的嗅着她的香味而来的男人们。

万象剧院的《金发的爱神》已演到第三十四场，娜娜名噪一时，红运不衰。英国王子在莫法伯爵及舒阿尔侯爵陪同下，再次光顾剧院，在一礼拜内，这已是第三回。这次他要求亲自到娜娜的梳妆室去给她道贺。

走近昏暗凌乱的后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味。瓦斯的臭气，景片上胶水的味道，梳妆间里飘来的肥皂香味和女人身上特有的气息，混杂不清，令人窒息、闷热。莫法开始出汗，庄严外表下的一颗心，怦然悸动。

包尔德那夫讨好地把他们引入娜娜的化妆室。她已来不及回避，就赤裸

着上身，暴露在这些显贵的凝眸之下。“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她吞吞吐吐地说。

“啊，不要抱歉”，包尔德那夫叫道，“反正这些先生们看中了你的漂亮了！”

“打扰的是我，”王子接上说，“可是，夫人，我是没有法子把想来庆祝你的渴望压下去的。”

于是，娜娜就当着他们的面，无所顾忌地化妆起来。角落里呆坐着娜娜的旧友、流娼莎丹，目睹一位王子、两位绅士围住一个裸体的女人，她那受了损污的灵魂深处，也为之十分惊讶：原来上流人物，与街头饿狗似的男人没什么两样。

娜娜化妆的过程是很复杂的。王子坐在座榻上，用一副鉴赏家的神气，打量她的乳部隆隆的曲线。坐在一旁的舒阿尔侯爵，也摇头晃脑地。只有莫法一直站着，为了设法不再去看她，眼睛瞪着地毯。长期以来，他恪守道德信条、宗教戒律，眼下居然站在一个一丝不挂的卖淫妇面前，她那媚笑、她那两乳、她那嘴唇，挑逗得他心慌意乱。他终于再也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开了。

前台是一片死寂，接着是群众一声深深的叹息。每晚，爱神只要一裸体上场，台下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莫法起了一个非要仔细看看不可的渴念，就把眼睛贴在窥探孔上偷看。

谢幕后，他单独碰上了娜娜，情不自禁地起了一个怒与欲的冲动，跑过去，在她颈子上，大口地粗鲁地吻了一下。看到自己征服了这位尊严的伯爵，一丝微笑浮上她的红唇。已与她姘居的银行家史坦那为她买了一座乡下别墅，在奥列昂附近，她答应莫法去那儿约会。

莫法陪着王子经过吸烟室，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原来舒阿尔侯爵这老头子正扑在莎丹的身上。侯爵狼狽地去向她陪了情。这个女孩子，把这些体面人物，确确实实是看够了！

从剧院里出来，殿下不慌不忙地把娜娜搀进他的马车；侯爵早已溜走，去追踪莎丹。至于莫法，他头脑发烧，决定步行回家。这时他内心信仰与肉欲的矛盾已经结束，眼下，只有一个强烈的淫荡的欲念，在这个天主教徒的心中和他的贵族尊严观念中燃烧。

有一天，莫法忽然携妻挾女，来到丰黛特地方于贡夫人家做客。娜娜的别墅就坐落在附近名叫迷鸟台的地方。于贡夫人的十七岁的小儿子乔治，在巴黎读书，比莫法一行早一天，也突然回到乡间。

次日傍晚，娜娜带上若爱，到了别墅。她冲进新居，少女般天真地欢呼欢叫：

“我够多么快活啊！若爱！来，你务必要看一看！”

“菜园子里满是白菜！啊，什么都有！快跟我来！”

一会儿她就奔进园子。屋外浙浙小雨已成大雨。她兴奋地在果树间、菜圃道上穿梭，每看见一样新东西，就发出一个惊奇的声音。

乔治瞒过母亲，从窗口溜出，冒雨追到娜娜身边。他也是“爱神”的渴慕者之一。

“我的天啊，原来是贝贝！你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她失声尖叫起来。

“我就是要来——没有别的意思了！”

眼前这个浑身湿透、激情勃发的大孩子，使娜娜动了怜惜之情。

窗外，已是一片清爽的晴空，满月将金色的光轮照耀着乡间，恬静极了。娜娜心中填满了从未经验过的纯净的情感：是的，我可不是天生下来就不正经的！突然，她害羞地感到了乔治的亲昵。“听我说——我要永远当你的妈妈。”他这时反更大胆了。她抵抗不住，在这可爱的月夜里，接受了这个少年的温存。

不久，客人们三三两两，不约而同，来到于贡夫人家，有浮式瑞、舒阿尔侯爵、娜娜的旧情人达戈奈以及纨绔子弟汪德夫尔伯爵等。这些绅士们此行目的，彼此相同，心照不宣。而在所有这些爱神的追求者中，最热烈又是最痛苦的一个该算是莫法了。这个庄严的宫廷大臣，现在每夜都要用牙咬他的枕头，无以满足的愤怒逼得他暗自啜泣。他下了决心，要停止这种苦楚。当天晚上，他不顾一切，去找娜娜。

一见到娜娜，不及她躲避，他就强行地捉住她，野蛮而暴躁地提醒她，说他是如约来与她睡一夜的。

“听我说，亲爱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史坦那在楼上呢。”

但是他早已忘乎所以了。她害怕了，用手去堵他的嘴，制止他的喊叫，求他放开她。这时史坦那恰巧慢慢踱步进来，娜娜如释重负，莫法只得悻悻告辞。

娜娜又以身体微恙摆脱掉史坦那，然后与乔治像两个顽童般欢快地滚在一堆。这些日子里，她觉得自己回到了十五岁的妙龄时代，沉醉在一个少男少女的温柔的爱情之梦里。她甚至计划不再离开乡下，摆脱所有其他的男人。这种生活，持续了近一个礼拜。莫法天天黄昏时分前往，又天天失望落魄而归。若爱因此对娜娜大为不满，认为她是越来越胡闹了。

到了第六天，女演员洛丝的丈夫米宁，浮士瑞的情妇及他表弟，还有其他五六个风骚的女人等共十一人，出其不意地闯进了娜娜的田园，她那牧歌式的生活亦告结束。

次日午时，娜娜与客人们，租了马车去游览七公里外的萨蒙修道院遗址。

途中，正好与在散步的于贡夫人等打了照面。绅士们冷漠相视，装作不认识车上的男女。忽然于贡夫人看清她的乔治正夹在娜娜膝间。

“哎呀，我的上帝！”老太太无力地倚在莫法臂膀上，便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莫法想到自己被她拒绝，连个孩子都不如，也痛苦万分。

从萨蒙归来的路上，娜娜沉默了。她心里忽然涌上一阵对于正经家庭生活的渴望。

当天晚上，于贡夫人的客人都有些局促不安。有的声明要告辞，有的则转移了追逐目标。浮式瑞勾搭上莫法妻子莎彬伯爵夫人，幽会去了；达戈奈正向莫法的女儿大献殷勤。莫法再也压不下欲火，冲去找娜娜。

与此同时，娜娜接到经理的来信，说她的替身的演出，颇为成功，这大大刺激了娜娜，促使她决定启程返回巴黎。

回巴黎后，莫法与娜娜厮混上了。欲的刺激，已把他刺得只需要占有她，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了。这天，他心神不宁地在剧院一带徘徊。早晨她说要去姑母家照看儿子，经打听，她原来是去了剧院。

深夜，娜娜匆匆折出后门，一见莫法，脸色变了，不耐烦地挽起他。而莫法这方面，无论是愤怒或是怨恨，只要看到娜娜，就都烟消云散了。

一路上，她恼怒地想着目前的窘境。虽然她先后已吞蚀了王子与史坦那的财产，可手头仍拮据。债主们催债日紧，偏偏这位侯爵一味痴迷，竟傻得

不曾想到要付出金钱的代价。

走进咖啡店，莫法怕撞见熟人，慌忙躲进一个单间。娜娜在门外遇上达戈奈，知道了莫法太太与浮式瑞通奸的轶闻，“多么漂亮的世界呀！这世界太肮脏了！”她不由得愤愤地骂开了。

回到她的住处，她边脱衣服边要莫法读报上浮式瑞写的名为《金蝇》的那篇文章：“都说那是指着我讲的，你是怎样看法，喂，亲爱的？”

文章描写的是一个娼妓的生活。说她的祖先都是醉鬼，神经上形成一种性欲本能特别强烈的状态。她尤其成长得像粪坑里的鲜花一样的华丽。她把在贫民中间发酵的霉烂，带到上层，腐烂了贵族。这一种毁灭的酵母，不知不觉地把全巴黎腐化而解体，把全巴黎夹在她两条雪白的大腿间。文章末尾，把这娼妓比作一个苍蝇，闪着金光，从粪坑里飞出来，飞进王公大人的殿阁，只要随便落在哪个男人身上，他就会被毒死。

“怎么样？”娜娜问。一阵冷颤透过他的身体。他抬起头来，看到娜娜已掉在狂热的顾影自赏里。她有一种嗜好，喜欢对着镜子慢慢脱衣服，最后赤裸裸地站在那里，长久地自我欣赏。一阵兽性的冲动发作，他扑过去把她按倒在地毯上。

“放开我！”她喊起来，却摆脱不了他的纠缠，激怒之下，她把他太太的丑事全揭了出来。

莫法像被锤击了似的，站立不住；一刹那间，又暴怒得乱打乱踢，最后哽咽着疯了般地冲出屋子。他在外边踉踉跄跄逛了许久，又机械地走回娜娜家来。

“怎么！你又来啦！”娜娜穿着睡衣匆匆奔出卧室，脸涨得绯红。

“是的，让我们一块儿睡睡吧！”他乞求着。

“这种事我已经够了！”她用拳头捶着家具，“我本来想对你忠实的一一我也尽我的全力那样做过！然而我要是开口要过钱的话，我也就不至于这样穷了。”

他突然一怔，是呀，他从来就没想到过钱。她要是早说，他会马上就办的。他的全部财产都可供她使用。

“不，不，现在太晚了”。她愤怒地截住他的话。“我喜欢不用要就给的男人。我们两人从此就完了。”

这时史坦那走进来。奔波两天，弄来了她曾要求的一千法郎。娜娜倒已忘了此事。她接过钞票，朝他脸上打去：“你们可把我烦得太厉害了！你们这种漂亮的阶级，可叫我够了！现在我倒可以把你们一齐扫光了。滚吧，滚出去！”

她突然把卧室门推开：“我已有人陪着我了。”

他们看到万象剧院的丑角丰当正躺在里边。原来她爱上了这个丑男人，早晨撒谎正是为了他。两位绅士相对无语，只好告退。

这以后，娜娜变卖首饰，换作一万法郎，添上丰当的七千法郎，在蒙玛特区居住下来。起初，两个人小日子过得颇甜美。但有一天夜里，娜娜要丰当起身，捡干净床上的蛋糕屑，发生争执，丰当伸手就给她一巴掌。从此，只要为一点小事，丰当动辄就揍她，成了家常便饭。每每她在啜泣之后，就更狂热地投入他的怀抱。她死死地想要抱住这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爱情，而忍气吞声。

同居三个月后，丰当便经常整天不回家了。他身上一切卑下的吝啬本能，

渐渐都现了原形。家里仅有的七千法郎全被他花尽了，娜娜只好重操旧业，回特里贡接客。当那里也不要她时，她又做起流娼，冒着被警察捉去的风险，偷守暗处，等候顾客。

有一天，她去找莎丹，竟碰见舒阿尔侯爵正歪歪斜斜走下楼梯。现在娜娜可看透啦，脑中原先保留的对于绅士们的体面成见，彻底粉碎了。从社会最下层一直到最上层，全是纵欲享乐之徒。

自从她卖身供养丰当以来，他对他的疯狂爱情是有加无已，但丰当却是变本加厉地践踏她。终于有一个晚上，他带来一个小女人，而把娜娜粗暴地推出门外。她全部的钱财和爱情之梦，转眼化为乌有。对着沉沉黑夜，她终于撕心裂肺地爆发出一阵神经错乱的哭泣。绝望之余，娜娜只好投奔姑母。

其时，万象剧院正排演《小公爵夫人》。包尔德那夫请娜娜重返舞台，派给她一个演荡妇的角色，并撮合她与莫法重修旧好，为他们提供幽会场所。

自从与娜娜决裂后，莫法一直无法扑灭心中对她的欲火。在化妆室，他见到娜娜，就什么尊严也不顾了，跪在她的脚下，告诉她，已为她看好了一座别墅，“我惟一的条件，要整个占有你！我会供给你许多马车、钻石和衣服！”娜娜提出想演剧中贵妇人的角色，莫法颇为踌躇。但她给他一个长长的吻，他当即丧失了想要拒绝的勇气。

莫法找到经理，愿出一万法郎赔偿洛丝，把扮演公爵夫人的角色让给娜娜。

一个月以后，剧本上演，但娜娜的演出却遭致惨败，她干脆脱离了剧院。

从此，在莫法的供给下，娜娜拥有了漂亮的住宅，仆人、车夫、门房、厨子乃至听差，全都齐备。她疯狂地花费，拼命地挥霍，变成一个时髦的女人和支配男人一切愚蠢与下流恶行的人，变成她自己一流人物中的侯爵夫人。

起初，侯爵答应每月供她一万二千法郎花费，她发誓对他忠实。但不久，她之所需大大超额。有一夜，她留下汪德夫尔同宿。次日，他便替她偿付了一笔债务。以后，每月从他手里可得八千至一万法郎，条件是他定期能来享受她的温存。

在一个早晨，乔治忽又跑来投在娜娜的裙下。他母亲追踪而至，找到在军中服役的大儿子菲力浦中尉，要他拯救弟弟。菲力浦不久前来拜访娜娜。青年军官非但忘了老母之托，且与他弟弟一样，从此每天必到，围着娜娜转。

娜娜过着奢侈的生活，又有一堆求爱者。她每时每夜都有男人，钱多得乱塞，但这一切仍使她不满。无所事事、喧嚣又单调的生活使她感到空虚，渴望刺激。她最大的消遣，除了去看望儿子外，便是穿上漂亮衣裳，坐上四轮马车去兜风，或去剧院，坐咖啡馆，甚至也去看大腿戏、赛马。但她还是无法排遣掉那种懒散若失的寂寞。

莫法资财已锐减。这次他需要八万法郎为娜娜还两三笔急债，可已不敢再动用剩余的产业，便到处奔波找借贷人。汪德夫尔在皇家俱乐部又赌输一大笔款子，巴黎盛传他面临破产的闲话。他也无力支付娜娜月钱了。乔治对哥哥妒忌得冒火，简直想杀人。在娜娜的这个亲密的男人圈子里，已隐伏了危机。

转眼已是六月初暑。在一个星期日，全巴黎倾城而动，来到布娄涅树林，观看“巴黎大奖”赛马。汪德夫尔在奖赛中孤注一掷，仍告惨败。次日清晨，他在马厩里放火自焚而死。这时节，莫法也陷入困境，为娜娜还债签署的两

张借据，快到期限，他已难以应付。

一天，他终于获知自己太太通奸的真情，就哭红了两眼，跪来期求娜娜的安慰。

她温存地接待他，如同往常当他碰上痛苦时一样。她柔声阻止他采取决斗或诉讼的行动：这岂不既玷污名声，又会让看笑话的人们得到攻击他与她自己的把柄吗？最后，她把他拉向自己，向他耳语，要求他与太太和好。

这太可耻了！他强硬的表示反抗。娜娜更显出柔媚的样子，说：“你总不愿意听见全世界都说是我把你从家里勾引出来的吧？……钱又怎么办呢？昨天他们又来催那笔借款啦。”

一道暗影掠过莫法的眉梢。那共十万法郎的期票已超期，至今还无法偿还。他太太自从上回到于贡夫人家做客，回来后一反常态，变得好奢侈享乐了，几乎把家产也荡尽。她叔叔身后留下一笔遗产，价值达五百万，但遗嘱规定，需他们夫妇双方都同意，才可动用。现在，他确实只好去与妻子妥协了。

莫法选择了女儿与达戈奈结婚的吉期，与妻子达成了和议。两人都在等着这笔钱用。

一天傍晚，莫法因皇宫有宴，去通知娜娜，说自己不与她共进晚餐了。进入会客室，在昏黑中，竟撞见娜娜躺在乔治怀中。他发出一声窒息的呼喊，便呆立在那里。

乔治因菲力浦而嫉恨得发疯，如今又连送她的花球都买不起了，她满心可怜他，便屈就了他。

伯爵坐在那里，只是发抖。这副可怜相，又打动了她，就尽力安慰他。“我认错就是啦，饶了我吧”，她蹲在他脚下，现出温顺屈服的媚态，去讨好他。

伯爵答应既往不咎，但要求永远把乔治打发走。他已不再相信她忠心不二的誓言，然而他自己既有性欲的需要，就不得不屈服。

从此，娜娜就更无所顾忌。她以疯狂的挥霍，榨尽男人的钱袋，扫荡着全城。值一万法郎的衣服，穿了两次便卖了；手头没有一件完整的東西，什么都叫她弄碎。平均每年要用四十万法郎，那一年还用到一百万。只饭菜一项，每月都要有五千法郎之多。下人们更是乘机兴风作浪，大捞油水，诈骗、吞食和浪费，加速着这个家庭的败落。

娜娜债台高筑，债主频频登门。可是一堆又一堆的男人，整车整车的金子，都没能堵住这个在她败家的奢侈生活下开裂的无底洞。

最近三个月来，菲力浦从七月间被委任本队出纳主任后，每到发饷的次日，就必把钱送上门来。现在他的口袋也掏空了。十月十五日她生日前夕，菲力浦也拼力弄到一份昂贵的礼物，送了来。

寻欢作乐后，娜娜要他第二天带上二百法郎，来偿还面包房的债。听罢，他脸色一下煞白，嗫嚅道：“我试试吧”。片刻后，他要求娜娜嫁给他。“我的可怜的宝贝，绝对不行！这是多么傻的一个问题！”她好笑得连裙子都系不好了。

室内的声响，却被偷偷溜至的乔治听到。他发狂般地奔回家里，忌恨与痛苦交织，痛不欲生。次日清晨，他走出家门，想要最后看一眼娜娜。

将近中午，于贡夫人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昨晚菲力浦被捕下狱，罪名是擅用公款一万二千法郎。老太太悲痛欲绝，悔自己在经济上对他的管束。

这天，娜娜一早就烦躁不堪。债主们聚在楼下，嘴里满是对她的脏话恶语，仆人们在一旁看笑话，她都不敢下去了。她指望菲力蒲带钱来救援，可一直不见他的影子，她觉得孤单地被所有的人摒弃了。于是匆匆穿上衣服，准备去特里贡妓院一趟。每逢大难临头，那儿是她最后的一个财源。

刚一出卧室门，娜娜猛不防撞在乔治身上。她一听不是菲力蒲叫他送钱来了，很失望，抽身欲走。乔治一把揪住她：“听着，我知道你就要嫁给我哥哥，可我不愿意。你应该嫁给我。”

“什么？你也来这一套吗？”她叫起来。“真是的！像这么脏的事情，你们弟兄俩哪一个都绝对办不到！”

乔治面露喜色：“那么，你得发誓，不同我哥哥上床睡。”

她不耐烦了：“我忙着要出去！我什么时候高兴同你哥哥睡觉，还要非叫我作报告不可？是你把我养在这里的？”

她摆脱掉乔治，快步出了门。

淫欲的习癖已把小乔治的整个身心都浸渍。现在他觉得没有她了，自己便再也活不下去。他找来一把剪子，等待她回来。一小时后，他听到娜娜的声音。她付过欠面包房的钱，走上楼来。“怎么，你还在这里呀！”她边嚷边走向卧室，他跟在后面。“娜娜，你嫁我不？”

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用一只手使劲推开门，另一只手把剪刀刺进自己的胸膛。

娜娜震骇了，尖叫起来。这时于贡夫人进来索讨他的小儿子。

“夫人，这可不是我，我跟你发誓，这不是我。他要娶我，我说不行，他就自杀了！”

老太太空洞洞的眼睛里，闪出一团怒火，狠狠瞪视她。“这我可以发誓，夫人！如果他哥哥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向你解释得明白的。”

老太太冷酷地一字一顿说：“他的哥哥偷公款——他现在下了狱。”

娜娜感到一阵窒息，瘫软在一旁。

乔治被抬走后，莫法伯爵来了。

她把这段悲惨的故事全告诉了他。“这是我的错吗？……”她喃喃地低语，终于进出眼泪，痛痛快快地哭起来。莫法周身冰凉。上天仿佛在警告他：那悲剧也是他自身毁灭的征兆。

不久，娜娜与伯爵的关系，只有一种了，那就是钱。她也绝无所忌讳了，每天绕着湖边散步。所有第一流的暗娼，都公然在这里撒网。富豪、内阁大臣、外国游客，各类显赫人物，都被她发狂似的放纵淫荡迷住，甚至各大使馆的职员也登门拜访。此外，她更有许多一夜恩情，不断的露水寻欢。对于这一切，莫法只好装聋作哑。只要娜娜还让他触摸，他便遂心了。

几个月之后，娜娜把这一群男人一个接一个地击倒了。她的生活奢靡，需求也有增无减。最初她对付的是一个叫福卡尔蒙的海军军官。此兄没支持到半个月，就耗竭他服役十年积蓄的三万法郎。接着她又捞上史坦那。这个曾玩弄过成百万金钱的银行家，被挤得连再去重新创造一切骗人伎俩的本钱都不剩。继而开刀的，是新近得到一笔遗产的法罗阿兹，他表兄浮式瑞也没漏下。

尽管如此，莫法伯爵的热情竟越来越猛烈。无论他的理性怎样挣扎，娜娜的卧室，永远能叫他满心发狂，而在肉欲中沉溺下去。这位皇室大臣，已全然抛却尊严，任由娜娜使着性子，关起门来，耍猴样地指挥他。她一会儿

捶打他，要他学小孩子牙牙学语；一会几又要他装熊变狗，咆哮爬行。他很高兴变成一个兽性的畜生，只要常能舔上她。

在将近正月中旬的一天，莫法去外地出卖他最后的一点财产，提前返回巴黎，就直接来找娜娜。他冲进卧室，竟一眼瞥见，在他花了五万六千法郎送给她的那张金银制的卧床上，躺着他的岳丈——舒阿尔侯爵，正紧紧沉溺在娜娜赤裸着的怀抱中。

“我的上帝呀！……”他失声喊叫道，昏昏沉沉走出了屋子。那以后，莫法辞去大臣之职，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在清寒与麻木中，苦度余生。

渐渐地，娜娜落到可悲的境况。自那天被莫法撞见后，她已有些神经错乱，会时而高声大笑，时而忧闷不语。仆人们已尽离弃她。如今，在这座空荡荡的大厦中，她孤零零地站着。整整一代的男人，都被她击倒在面前。她已经把她那毁灭与死亡的工作完成。从垃圾的肮脏堆里飞起的这只苍蝇，带着腐烂社会的酵母，只轻轻落在这些人的身上，便都把他们毒害。做得非常好——这才公平。她出身于乞丐与流浪人阶级，她总算替他们报复了。

有一天，娜娜忽然失踪。她把一切东西全廉价拍卖，得到六十万法郎以上，最后又演了一出仙女剧《梅吕新》，然后销声匿迹了。关于她的出走，人们传说纷纷。有的说她去国外，征服了土耳其总督；有的说她在开罗狂饮纵淫，穷困潦倒；更有人甚至发誓说，她在俄国做了一位王子的情妇。

七月里的某一天，她突然回到巴黎。儿子路易出天花，她去看他，自己也传染上了。次日，路易死了，她孤零零地住进一家旅馆，命危旦夕。

这时，马路上过来一列队人群，连连吼着“打到柏林去！打到柏林去！”普法之战，已迫在眉睫。

娜娜死了！而今她已是藏尸所里的产物。她脸上的小脓泡，浸蚀了整个面孔，变成烂泥似的灰色，左眼全泡在毒汁里；鼻子在化脓……。爱神正在腐烂，仿佛她用来毒死一大群人的那种酵母，现在都回到她自己的脸上来，在她自己的脸上腐烂了。

一大股风，从大街上吹来。外面一片喧闹，口号声越来越强，越来越紧，在空中震响。“打到柏林去！打到柏林去！”

在左拉的全部创作中，《娜娜》是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部作品。一开头，作者对娜娜采用侧面描写，以万象剧院门前的人群盛况，娜娜的名字及剧院海报所引起的戏剧性悬念，展现了娜娜的魅力及其在群众心目中的深刻印象。接着，以舞台的场景渲染娜娜的风姿美色，再以名门望族、达官显贵在后台对娜娜的无休止的追逐，引出了娜娜一生的悲剧。小说的核心部分，侧重对娜娜进行心理分析，真实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道德堕落和腐朽生活的本质。最后，作者又运用详尽的金钱数据，描绘了女主人公娜娜及其追逐者的毁灭性的结局。所有这一切，作者都自然地与第二帝国的崩溃联系起来，安置在普法战争即将爆发的政治背景上，读来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此书结构完整，线索分明，其中不乏典型化的人物和场景。从创作方法上说，这部小说在很多方面已突破自然主义理论的束缚，达到纯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

历来的文学史家都很重视小说《娜娜》，这是因为它比较详尽地揭示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罪恶，剥去了道德君子的虚伪的画皮。也正因如此，小说《娜娜》连连遭到法国士大夫们的诅咒和反对，他们似乎认为左拉的小说太肮脏了，要是让外国人读了，会对法国的伤风败俗留下极坏的印象。其实，这正

是左拉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笔力的突出表现。时间，也许是最有识别能力的鉴赏家。自《娜娜》问世至今，已有一个世纪过去了，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相继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文字，即使在法国，其影响也经久不衰。据一九六九年统计，在法国读者最多的二十五部小说中，左拉占了四部，而《娜娜》和《萌芽》均属前列，这是有力的佐证。

无需讳言，《娜娜》一书中存在一些自然主义的琐碎细节描写。例如作者描写娜娜赤身裸体站在藏衣室门上的那面大镜前，洋洋自得地自我欣赏臀部一颗棕色的小痣，以及描绘娜娜身躯的曲线、汗毛等等，都是典型的自然主义的手法。它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也无益于读者加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自然主义的倾向，于今看来，显然是不足取的。

《萌芽》

《萌芽》是左拉的代表作，领属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十三部小说。在原先列出的十部小说计划中，还没有这部作品。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九日，法国北部的采煤区昂赞发生了一次大罢工，左拉闻讯后赶到现场，进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这年四月初，他动笔创作，到次年一月底完稿；先在《吉尔·布拉斯》报上连载，而后印成单行本发行。

在法国文学史上，《萌芽》是第一部正面描写产业工人罢工斗争的小说。它通过蒙苏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场景，展现了尖锐的劳资冲突。向人们提出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

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

阴沉漆黑的夜晚，一个男人孤单地沿着石路向蒙苏煤矿走去，这就是机械工人艾蒂安·朗蒂埃。他看来有二十来岁，满头棕发，长相俊美，尽管手脚细小，却很有精神。不知不觉，沃勒矿井就像梦境般地展现在他的眼前。艾蒂安站在煤火前，一边烤着他那冻得发僵的双手，一边望着矿井。在他看来，这矿场好像是一个饕餮的野兽，蹲在那里等着吃人；那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抽水机声，仿佛像一个堵住嗓眼的怪物在喘气。他回想起自己，本来在铁路工厂干活，只因打了工头一记耳光，被开除了，如今流浪了八天，就是想来找一份工作。

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惊醒了他。他抬头一看，原是一个老头，正牵着一匹拖了六节装满煤炭斗车的黄马，从暗处慢慢走来。

“在蒙苏有工厂吗？”艾蒂安问道。

老人啐了一口黑痰，在大风中回答：

“哦，工厂可不少，三四年前可热闹呀，百业俱兴，就是找不到人手，从来也没有赚过那么多钱，现在又该勒紧裤带啦。这一带可惨了，工人解雇，工厂一个接一个关门，上帝都不允许这么多的基督徒无家无业。”

“已经不能天天吃肉？”

“有面包吃就不错！”

他们的说话声，被一阵狂风的怒吼声淹没。这怒吼的狂风似乎带来了失业，带来了招致许多人的死亡与饥饿。一切都沉浸在这神秘莫测的黑夜之中。

“你大概是比利时人吧？”

“不，我是南方人”，年轻人回答。

“你在矿井里干了不少年头吧？”艾蒂安问道。

“有些年头了。当我下井时，还不满八岁，如今我已五十八岁了。他们叫我退休，我不答应，还要干上两年，一直干到六十岁。”

说着，他的喉咙一阵响，又吐出一口黑东西。

“是血吗？”艾蒂安问。

老头慢条斯理地用手背抹着嘴。

“是煤，我身子里有的是煤，够我烧一辈子。近五年我没有下井，可还有存货，嘿，这东西可真存得住啊！”

两人终于沉默不语，老人用手向黑暗中的远方指了一下，走开了。矿场里铁锤发出有节奏的敲打声，狂风带着哀怨的调子，像一个饥饿劳累的人在深夜发出呻吟。矿区的钟楼敲了四下，夜气更加刺骨。死寂的夜空，没有一线曙光，只有高炉和炼焦炉的火焰把黑暗染得血红，但火光并不能照亮这陌

生人的身子。

艾蒂安进入矿区，他向人们打听有没有工作，人人都朝他摇头，叫他等着去问总工头。在他的眼前，有四盏挂灯，反光罩把全部光线投射在竖井上，把铁栏杆、信号杆、刹栓和两个罐笼上下的坑道托梁照得雪亮。铁板路上的隆隆声不停地响着，斗车往返穿梭，矿工来去奔跑。

艾蒂安站着愣了一会儿，他眼花缭乱，双耳轰鸣，冷风从四面八方袭来，浑身都冻僵了。他看着这繁杂的工作，简直摸不首头脑，他似乎只明白一点，竖井一口就吞下二三十个人，罐笼升上来，又沉下去，大约有五百五十四米深。

这时，艾蒂安又碰见一群来上班的矿工，这是马赫和勒瓦克两家人。他急忙上前求问：

“请问伙计，这儿需要人吗？干什么都行。”

“不需要，这儿一个人也不需要。”

这伙人走进更衣室，门口摆着一只烧得通红的火炉，马赫一家进来时，大约有三十来人正在火炉旁烤火，以便抵御井里的寒气。可是，今天早晨大家格外开心，他们正拿穆凯特逗着玩。

穆凯特是个十八岁的女推车工。这姑娘长得过于丰满，胸部和臀部几乎把上衣和裤子都要撑破了。她的爸爸穆克、哥哥穆凯都是矿工。她还常与小伙子们一起纵情取乐，夏天在麦地里，冬天在墙根下，仿佛是众人手中轮流的一杯酒，谁也不拿这当一回事。这姑娘的粗鲁谈吐，鼓鼓囊囊的装束，使男人们笑得更厉害。

欢笑一阵后，穆凯特便告诉马赫，昨晚女推车工弗勒兰斯因心脏病死于床上，再不能来上班了。马赫为此发愁起来，于是，大家就设法找来艾蒂安顶缺。

这正符合艾蒂安的心意。只需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谈妥了。每天一个半法郎，工作是吃力的，但很快就会熟悉。接着，他就挤进人群，下了矿井。周围的东西飞也似的一掠而过，他感到一种下坠时的晕眩，五脏六腑都要跳出来，犹如落入空虚中。

几分钟以后，工人们走出罐笼，穿过罐笼站散开了。艾蒂安借着安全灯的微光，爬进一条只有六十厘米高的附属坑道，累得直喘气。这时候，将近有七百个工人，在这个巨大的蚁穴里忙碌着。到处挖洞掘穴，把岩层挖得像蛀虫蛀空的朽木一样，尽是窟窿。在深深的地层下面，人人黑不溜秋，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仍不停地刨着煤层。

在上升的罐笼里，艾蒂安和同伴们挤在一起，他想，要是到这个连饭都挣不上的地狱里干活，比立刻饿死也强不了多少，还不如到处流浪为好。现在，一天的劳动结束了。运载矿土的罐笼升回地面。老矿工马赫把艾蒂安领到对面的小酒店。这家小酒店是拉赛纳开的。店老板原是一个老挖煤工，三年前一次罢工后被公司开除了。他能说会道，先前的每次请愿都带头，终于成了工人领袖。拉赛纳接待了艾蒂安，先让他住上半个月，以后再付房钱，几句话，就把事情谈妥了。现在，艾蒂安拿定新的主意，也许是因为沃勒矿井吹起一股造反风，他愿意再到矿井下边去受苦，去战斗。他想起周围的那些男人和女人，想起了那个喂饱养肥、蹲在那里的大神：一个仅有一份股票的股东，无需一动，就可占有五十个矿工家庭冒着生命危险创造出来的价值。

当马赫把艾蒂安安顿好回到家时，女儿卡特琳、儿子扎查理、妻子让兰已经围着桌子快吃完饭了。马赫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放着食物。他一言不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饭后，家里的人一个个在大木盆里洗澡，先是卡特琳，她毫不在乎地脱下上衣、短裤和衬衣。从八岁起，她一直是这样，长大后，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洗完后，她就赤身走上楼去，把湿衬衫、湿短裤统统堆在地上。

浴盆里又倒满温水，马赫慢慢地脱去上衣，一丝不挂，蹲在浴盆前，先把脑袋浸进去，打上黑肥皂洗头。然后钻进水里，把胸口、肚子、胳膊、大腿都抹上肥皂，两手使劲地搓着。妻子站在一边看着他，接着就帮丈夫搓背擦身，擦得他胳膊和胸膛上的汗毛发痒。矿工村的伙伴们正是在这种时刻搞些蠢事，结果生下的孩子要比自己想要的多得多。要是在夜里，全家老少挤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马赫把妻子推到桌边，亲热地挑逗她，享受他一天里惟一最愉快的时刻。

艾蒂安在拉赛纳家吃过饭，回到楼上，走进租给他的那间小屋。他感到头昏眼花，精疲力尽，就和衣倒在床上。两天来，他一共睡了不到四个钟头。他迷糊一阵，感到很不舒服，他想不如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外面，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灰暗的天空变成青铜色。天黑了，浓重的烟雾淹没了平原的远处。在这茫无边际的红色土地的海洋中，低沉的天空仿佛变成了黑色的尘雾，没有一丝风，到处罩着一种下葬时死气沉沉的凄凉气氛。

艾蒂安信步向前走去，没有目的，只是想排除心头的烦闷。他到了雷吉亚这个老矿井的废墟附近，隐约中看见许多对男女野鸳鸯。这儿是公共幽会的场所。蒙苏的姑娘们都在这儿跟情人闲逛，其中就有卡特琳和大个子沙瓦尔，这对男女也从他身旁擦肩而过，走到黑魆魆的倒塌的棚架边，又一个姑娘被人压倒了。看到这一幕喜剧，艾蒂安又嫉妒又气愤，不再自寻烦恼。将近九点钟光景，他才穿过矿工村走向宿舍。这时，整个村庄都已入睡，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百叶窗里没有一丝光亮，只有拉赛纳的铺子依然灯火通明，有几个工人正在喝啤酒。

由于不可抗拒的习惯力量，艾蒂安一天天地变成一部机器，一名真正的矿工。马赫对他非常友好，因为他敬重干活好的人。几天以后，马赫觉得艾蒂安比自己有知识，常看到他写字、读书、画图，并谈论一些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一天，艾蒂安在小酒店里认识了矿场的机器匠苏瓦林，他们同是万利酒店的房客，相住只有一板之隔。苏瓦林大概有三十岁光景，生得纤细俊秀，一头长发，细嫩的脸上长着淡淡的胡须。他是俄国贵族的子孙，曾在圣彼得堡学医，因受社会主义热潮的影响，决心学一门手艺，好以机器匠的身份接近人民群众。他曾谋刺沙皇，因失败而逃到法国。在沃勒煤矿，他沉默寡言，干活卖力，颇受工头的器重。

每天晚上九点钟左右，酒馆里的人走空以后，艾蒂安就呆在这儿同苏瓦林聊天。沉睡在他脑子里的许多模糊不清的观念开始活动起来，艾蒂安出于求知的欲望，便向苏瓦林借书阅读，特别是外地寄来的一些报纸，使他很感兴趣。

天生的反抗精神，诱导他投入劳工对资方的斗争。不过现在，他还处于无知的幻想阶段。他同在伦敦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取得通信联系，渴望世界各国劳动者能团结起来，盘算在蒙苏建立一个“国际”支部。

可是苏瓦林的想法不同。他说：“必须毁灭一切，要不然还会产生饥饿。是的！无政府主义，什么也不要，用血来洗净世界，用火把它炼得更纯！然后就走着瞧。”

由于艾蒂安不懂这些，每当碰到这类难题时，他就不愿再讨论下去，于是便站起来说：

“我们睡觉去吧，不管怎么说，明天还得三点钟起床。”

快到八月中旬的时候，艾蒂安告别了酒店，搬到马赫家住宿。马赫的儿子扎查理已经结婚，他在公司里领到一间房子，这就给艾蒂安留下一个空床铺。最初，艾蒂安在卡特琳面前，感到有些拘束，日子一久，彼此不再忌讳了；再说，这么多人住在一间屋里，这也算不得是他们的过错。艾蒂安觉得住在这里比拉赛纳家强得多，床不坏，每月换一次被单，又给他浆洗缝补，把东西叠得整整齐齐。一句话，他感到自己已经生活在清洁而又有女人细心照料的环境中。

现在，艾蒂安开始理解了萦绕于脑际的那些思想。在此以前，在伙伴们忿忿不满时，他只有本能的愤怒。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富？为什么穷人老是被富人踩在脚底下不能取而代之？他感到无知，心中的烦恼使他羞愧。因此，他像那些拼命追求知识的人一样，贪婪地学习起来。他把外地寄来的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报纸和书籍保存起来，作为日后与人争论的有力证据。

头几个月，艾蒂安像新接受洗礼的教徒一样，热情高涨，对压迫者义愤填膺，渴望被压迫者能获得胜利。他几乎每天都到万利酒店同拉赛纳和苏瓦林一起痛骂煤矿公司。他想，也许人民不必打碎一块玻璃，不流一滴血，就能获得新生；他盼望一切都顺顺当当，因为他想不出一个重建社会的新计划。

每天晚上，他回到马赫家，总要多聊上半小时才上楼睡觉。他对矿工村里男女混杂的情况，也越来越感到难受。难道人都是畜生吗？竟把他们这样一个紧挨一个地圈在田野中间，甚至连换换内衣要想不让旁人看到屁股都办不到！这对健康是何等有害！青年男女又怎么会不堕落呢！

“那还用说，”马赫回答说，“要是我们的钱多一点，就会舒服一些，不管怎么说，大家挤在一起，对谁都没好处，只会使男的酗酒，姑娘怀肚子。”

于是，一家子又谈论起来。艾蒂安也声调激昂，滔滔不绝地谈着。他认为，旧社会正在崩溃，新生的人类社会正在出现，那时，人人是劳动者，凭工计劳，按劳付酬。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仿佛他们已进入那个美好的理想世界。哪怕在短暂的时刻里忘却悲惨的现实，也是何等的甜蜜啊！

邻居们也常常跑来参加议论，每当谈到平均分配时，有的显得特别兴奋；每当大家抨击公司时，有的借口要睡觉，就悄悄溜走了。扎查理偶尔也来一会儿，不过他讨厌政治，宁愿到万利酒馆喝酒去。至于沙瓦尔，他的调子比别人都高，他主张流血斗争。艾蒂安在暗地里进行宣传，逐渐地把矿工村的革命情绪鼓动起来。不久，他就建立起一个穷人相依为命的互助基金会。

在某星期一早晨两点钟，蒙苏矿区突然爆发了罢工。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领导和团结一致的行动。罢工的消息，使总经理埃纳博大为震惊。五点钟，丹萨尔叫醒了埃纳博先生，报告说沃勒矿井没有一个人下井。他到二四号矿工村走了一趟，那里家家门关闭，都在蒙头睡觉。经理睡眼惺忪地跳下床来，就疲于应付：每一刻钟都有送信人跑来，急电像雪片一般落在他的办公桌上。

总工头走进来，站在离桌子几步远的地方。报告矿工村已经决定，要求派一个代表团来见经理。

“这就是劳工自由！”埃纳博先生大声叫道。“这样的事我们看得多了，这跟上回一样，不过要偷懒一个星期，至多不过半个月。他们将到酒馆里去乱闹一阵，等他们饿急了，还得回到矿上来。”

德内兰先生摇了摇头说：

“我可不那么放心，这次他们似乎更有组织。他们不是有个互助基金会吗？”

“不错，可是仅仅有三千法郎，你认为他们能成什么气候？有个名叫艾蒂安·朗蒂埃的工人，我怀疑他就是头儿。假如我们像以往那样，把他开除，那就会带来麻烦……”

埃纳博先生一惊，然后含糊其词地回复一句：

“看看再说吧。”

这时，侍女惊恐万状地跑进来说：

“老爷，老爷，他们来了！”

果然是工人代表们来了。外面门响，他们感到有一阵恐怖的气流从附近的房间里穿过。

“叫他们到客厅里去吧。”埃纳博先生说。

同席的人个个惊惶不安，面面相觑，室内一片沉默。仆人把工人代表们引到客厅，并把窗帘打开。柔和的阳光透过窗帘上的镂空花边照射进来。矿工们穿着粗呢衣服，非常拘束，谁也不敢坐下。

埃纳博先生终于走进来了，他穿着大衣，佩戴着一枚合适的小勋章，首先开口说：

“啊！你们来啦！看样子你们是在闹事。”

“我很希望谈一谈，大家请坐吧。”

矿工们转过身去，寻找座位。有的大胆地坐到椅子上，有的担心弄坏织锦椅面，仍然站着。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埃纳博先生把他的安乐椅拉到壁炉跟前，用心观看各个代表，力图辨认出他们的面孔。随后，他的目光就停在艾蒂安和马赫身上。

马赫是矿工们推选出来的优秀代表。他平日最受工人们敬重，现在，他有一肚子话从心里往外涌，竟连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惊讶，好像是另有一人在借他的嘴说话一样。他讲述了每个矿工的痛苦，讲述了艰苦的劳动，牛马般的生活，讲述了孩子、老婆在家叫饿的情形。这些都是工人的肺腑之言。

“经理先生，”他最后说，“我们到这儿来，是告诉您：如果横竖要饿死，那么我们宁愿坐着饿死。我们既然离开了矿井，只有公司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才会下井。这条件就是每生产一车煤再增加五生丁的工钱，这是复工的条件。”

矿工们立即应声：“就是这样。”

可是，总经理并不认真听取马赫的要求，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艾蒂安身上。他猜测这次罢工是“国际”煽动的结果，便公开咒骂“国际”是一支妄想破坏整个社会的土匪队伍。

紧接着是一片混乱的争论。埃纳博先生站起来下了逐客令，大家也都站起来。公司董事会拒绝接受复工条件的顽固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工人，罢工

浪潮迅速蔓延到其他矿场。

半个月过去了，沉寂笼罩着沃勒矿井的贮煤场。空旷的场地寥无一人，满目荒凉，工作完全停止。

然而，马赫的家却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艾蒂安以秘书身份，把这里互助基金的三千法郎分给穷困的家庭。不久所有的钱都用光了，饥饿又威胁着他们。

又一周过去了，有许多家吃不上饭便上床睡觉。面对这艰难困苦的日子，依然听不到一句怨言，人人都安静坚定地遵守着罢工的号令，就像坚信宗教一般。这种信念代替了面包，使人感到温饱。

从此以后，艾蒂安成了矿工的领袖。由于他刻苦学习，深入钻研，他变得更加精明，遇事都有独特的见解。艾蒂安希望罢工工人能成批地加入“国际”，把力量组织起来。他和酒店老板拉赛纳发生了冲突。拉赛纳指责他组织“国际”是为了站在工人上当领袖。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也反对艾蒂安的行动，认为鼓励工人加入“国际”是件“蠢事”。

苏瓦林扬言破坏现有的一切，既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也不要财产，更不要上帝，不要信仰。他声称：要将人们引向混沌的原始公社，一切从头开始。其办法就是用火、用毒药、用匕首，以大批的可怖的谋杀，激起统治者的恐慌，使沉睡的人民觉醒。

有一天，正值紧张激烈争论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诺尔省支部书记普鲁沙来到会场，他应艾蒂安的邀请前来发表演说。

“公民们，请允许我讲几句。”普鲁沙说。

吵闹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他嗓音沙哑，张开两臂，有节奏地摆动肩膀，像传道士一样口若悬河。他号召工人们参加“国际”。只要参加这支大军，公司就会吓得发抖，用不了三年时间，就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热烈的欢呼声，时时打断了他的讲话。这样，蒙苏的一万名矿工就成了“国际”的成员。

罢工以来，艾蒂安的头脑里逐渐形成一个念头：只有毁灭旧的国家机器，工人才能得自由。他告诉大家：“矿山应该属于矿工，正如海洋应归属于渔民，土地应该属于农民一样。”“现在，该轮到我们来占领权力和财产了。”艾蒂安的话，激励着矿工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这时，拉赛纳却成了矿工们诅咒的对象。因为他不赞同艾蒂安的看法，认为矿山不是矿工的财产，应与资本家分享利益。工人们就斥骂他为“叛徒”、“奸贼”

一天，罢工的人群在冬季暗淡的阳光下，踏着覆盖的白霜，向光秃的平原走去，活像开赴战场的士兵。艾蒂安走在前头，在他后面，有几排妇女，手里拿着棍棒；男人们杂乱地跟在后边，有的举着斧头，闪闪发光，队伍中棍棒林立，乱蓬蓬的头发迎风飘着，咋咋的木屐声，犹如奔跑的马蹄声一样。

世世代代积下的愤怒和仇恨爆发了。蒙苏矿区的队伍，冲向临近的矿场，队伍越来越大，由两千五百多名矿工组成的人流，摧毁了一切。他们轧断了矿井升降机的铁索，砸碎煤矿办公室的玻璃窗，推倒竖井的支架，砸毁矿场的机器。最后，他们在总经理公馆前停下来，高呼：“面包！面包！面包！”“打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万岁！”这壮观的场景，使财主们吓得魂不附体，身上直冒冷汗。

这时，平原笼罩在浓重的夜色中，在惨淡的天空背景上，只有炼焦炉冒

着火光。突然，从远处传来急促的一阵马蹄声：“宪兵来了！”于是矿工们顿时溃散，军队占领了蒙苏，公馆、厂房，以至一切资产者的住房前，都竖着刺刀。

煤矿公司企图以饥饿逼迫工人让步，然而没有一处复工。相反，工潮进一步发展了。和沃勒矿井一样，克雷沃科尔、米鲁、玛德兰等矿也停止出煤，费特利——康泰耳和维克托阿矿的工人一天天在减少。武力刺伤了矿工们的自尊心，他们报之以无声的顽抗。矿工村看不见炊烟，也没有人活动。煤矿公司又指派军警镇守矿井入口处，叫反罢工者下井干活，企图分化罢工斗争。于是，矿工们便包围了矿井，怒斥军警人员，用砖头、石块与军警展开搏斗。在严峻的对抗之下，血腥的镇压开始了，一阵排枪弹飞向全场，马赫、穆凯特等人相继倒在血泊之中。艾蒂安幸免遇难，他一直守在悲痛而疲乏的卡特琳身旁。

蒙苏的枪声引起巨大的反响，一直传到巴黎。一连四天，所有反对派的报纸一致表示愤慨，都在第一版刊登这一惨案的消息：二十五人受伤，十四人死亡，其中有两个孩子和三个妇女。

枪杀工人的事件，激起了广泛的愤怒，进而转化为社会危机。帝国政府要求迅速制止罢工，公司施展了阴谋手段。罢工失败了，工人们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回到矿井。但是，苏瓦林并不甘示弱，仍按自己的方式继续斗争，他捣毁了沃勒矿井的排水设备，结果井水淹没了巷道，一场目不忍睹的惨祸发生了。

在井底下，被遗弃的遇难者恐惧地呼叫着。急流奔泻的水声、井壁塌陷的响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马匹的嘶叫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肉跳。人们四处逃命，艾蒂安落在后面，他被卡特琳拖住了。

“啊，我的天！你带我走吧！”卡特琳呜呜咽咽地说。“啊，我怕极了，我不想死，带我走吧！”

艾蒂安一把将她抱起来。说实在的，此时险情紧急，水已齐肩了。当他们爬上通风夹道时，浑身湿透，哆嗦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他俩在黑暗处摸到一具又一具漂浮的尸体，喝着带血腥味的污水，最后陷入无法克制的昏睡之中。

井上的人们一直在设法营救他们，这已经是第九天了。只有他们俩还在一个角落里并排坐着。卡特琳说着胡话，头烧得迷迷糊糊。艾蒂安把她紧紧搂住，她在他怀里磨蹭着，像个沉醉在幸福之中的姑娘。她喃喃地说着：

“我们等了这么久，真是太傻了！快来，我早就盼望着你，可是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赌气，噢，你千万不要丢开我！”

艾蒂安打了一个冷战，感到浑身发冷。这时，她已经软弱不堪，她那低微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艾蒂安惶恐地把她搂在怀里。

卡特琳往上一窜，搂住艾蒂安的脖子，用嘴寻找他的嘴，随即热切地亲吻起来。仿佛眼前的黑暗已经消失，露出光明，她又看到阳光，脸上浮起一个情人的安详笑容。卡特琳身上的衣裤都已破烂不堪，肌肤裸露，艾蒂安感到她的肉体贴在自己身上，浑身一阵发麻，春情勃发，抱住了她。他们终于在这个坟墓的深处，在这泥土的床上度过了新婚之夜；这是出于一定要在死前得到幸福的需要，出于生活的顽强的需要，最后一次创造生命的需要。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在失去一切希望的时候终于相爱了。

以后再没有什么动静，时间一点钟一点钟地流逝。很长一段时间，他觉

得她是在睡觉；后来，他用手摸了摸她，她的身体冰冷，她死了。艾蒂安再次坠入虚无缥缈之中，一切化为乌有，以致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

突然，艾蒂安感到一阵震撼。他的头边响着敲击声，矿岩泥土滚到他的脚前。当他看到一盏灯时，他哭了。同伴们把他抬走，撬开他紧闭的牙关，灌了几匙汤，当人们看见他头发雪白、骨瘦如柴的样子时，都惊骇了。

在井上，悲痛欲绝的马赫嫂在死去的卡特琳跟前哭喊着，十几具尸体接连从矿井中抬了出来，有的肚子鼓鼓的，灌满了水；有的血肉模糊，脑壳里早已流尽脑浆。女人们目睹这惨状，像发疯似地啼哭哀号，有的扯着自己的裙子，有的抓破自己的脸颊，这是人生所能遭遇到的最大痛苦的时刻。

事后，艾蒂安在蒙苏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六个星期。现在，他离别蒙苏矿区，在去旺达姆的大路上阔步前进。苏瓦林和拉赛纳的形象，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假如人人争权夺利，任何事情都必将失败。如果说，在两大阶级之中，必有一个阶级要被另一个阶级吃掉，那么，难道不该是这生命旺盛、正在成长的人民去吃掉那穷奢极欲的资产阶级吗？

四月的太阳高悬在空中，普照着养育万物的大地。生命进出母胎，嫩芽抽出绿叶，自由的种子在土壤里萌芽，为寻求光和热而震裂着大地。艾蒂安遥望低矮隐没的蒙苏矿区，一支黑色的复仇大军正在矿井深处颤动，这茁壮的萌芽，就要冲破大地而活跃于世界。

从上述的情节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萌芽》是一部法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沉郁的史诗，也是描绘无产阶级在初级阶段集体斗争的一幅壮丽的图画。“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这种以前从未进入文学领域的题材，首次被左拉引进小说里来。《萌芽》的问世，标志着左拉创作的高峰，使左拉成为自觉展示劳资矛盾，正面表现工人群众罢工斗争的第一个法国作家。

工人运动，是《萌芽》描绘的核心课题。在表现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方面，《萌芽》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大超过小说《酒店》，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酒店》中，工人问题是以自然主义的观点来处理的，劳动本身也是从外部来描写考察的。而在《萌芽》中，作者对矿工的生活作了真实动人的描绘，并以鲜明的对比手法，展示了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赞扬了矿工们在斗争中的团结一致。作者旨在说明，繁重的劳动，地狱般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行动、心理和愿望。坚强的团结和纪律，是工人运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必由之路。这样的艺术描绘，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酒店》里，作者把主人公的堕落、沉沦，归罪于工人自己情欲的过失，把贫困归结为工人酗酒的结果。但在《萌芽》中，作者把矿工们的饥饿、贫穷与灾难，不再归罪于工人本身，而是归结为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无产者的贫穷，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制度奴役的必然结果。

在《酒店》中，作者曾暗示过工人或许可以通过勤奋劳动，发家致富，实现其个人自由、生活幸福的理想。作者描写男女主人公原先勤俭节约，开洗衣店，达到丰衣足食的小康水平，就是这种道路的艺术概括。但在《萌芽》中，矿工们全身漆黑，身上一丝不挂，活像畜生一般，在矿井里累得苦不堪言。矿工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当牛做马，反而得不到温饱，不是死于饥饿和疾病，就是葬身于矿井。惟有组织起来，以集体性的革命行动，才有争自由、谋解放的一线希望。小说启示人们，在阶级社会里，假如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集体力量、单凭个体刻苦劳动，并不可能给工人带来幸福，反而更加深

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在小说《萌芽》中，矿工们对残酷的社会压迫，不是用个人的埋头劳动来对待，而是用组成一体、互帮互助，实现工人的团结和斗争来回答。

在《酒店》中，作者写到一个家庭的最后破产，情节的结局，流露出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因素。但在《萌芽》中，作者展现了矿工群众的集体斗争，写出了资本与劳动生死搏斗的磅礴气势，歌颂了无产阶级集体英雄主义的战斗精神。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复仇的火焰不灭，胜利必将属于人民。小说的主人公经受战斗的洗礼之后，思想上更为成熟，他怀着希望，离开矿区，踏上新的征途。整部小说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育结尾，富有积极乐观的情调。

除此之外，《萌芽》在描绘矿工家庭方面，也是富有概括力的。在小说中，左拉比较集中地描写了老矿工马赫一家祖孙三代人的生活，成为矿工家庭的一个杰出典型。马赫的父亲从孩提时起，就下井干活，为煤矿卖了一辈子苦力，连吐出的每一口痰，都是黑黑的。即便年老力衰，仍疲于奔命，终因病魔缠身，成了废人一般。马赫为人正直，受人尊敬，矿工们信得过他，因而被推选为工人的代表，前去与资本家交涉。他在艾蒂安的启迪下，参加了国际工人联合会，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面对军警林立的危险，他毫无惧色，终于饮弹身亡。马赫的妻子让兰性格粗犷坦率，她原是一名推车工，家庭生活的重负，夺去了她的青春美貌，矿工们的革命斗争，又激发起她的热情。在浩大的工人队伍中，她走在前列，即使家中断粮多日，仍置身于罢工斗争之中，终于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者。马赫的女儿卡特琳生性天真活泼，待人诚恳热情，干起活来生龙活虎，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般。在与艾蒂安的朝夕相处中，她爱慕着工人领袖艾蒂安，但终不能如愿；只有当她生命垂危之际，在矿山的坟墓深处，她才能度过惟一的新婚之夜。她那年轻旺盛的生命，最后也被矿井吞噬了。

马赫一家三代人的悲惨境遇，构成了一部蒙苏煤矿工人近百年来的辛酸血泪史。在这里，左拉不仅写出了他们的苦难与挣扎，也表现了他们的觉醒和抗争。这是小说《萌芽》典型化原则的生动体现。

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左拉的文学创作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他师承司汤达、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把抨击现实的黑暗视为天职，以展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为课题。左拉文如其人，他从不粉饰太平，逃避现实；他敢于直言，毫不掩饰地描写社会的丑恶事件，并以否定的态度，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各种弊病与罪恶。由于他的笔锋所向，切中时弊，因而常常招致反动势力的非议和迫害，蒙受“伤风败俗”、“溃烂文学”之罪名。其实，“脸丑何怪镜子歪”呢，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社会生活远比左拉的描写更为肮脏和丑恶，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文艺思潮上说，左拉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但在创作实践上，他又与龚古尔兄弟等极端自然主义作家有所区别。左拉常常突破了自己所规定的自然主义的理论法则的狭隘界限，在许多方面达到了清醒的纯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左拉一生的主要贡献，当然不在于自然主义理论的归纳与综合，而在于他留给人类的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尽管其思想水准和艺术成就参差不齐，但在艺术上，则开拓出一条特别的新路。左拉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调，间或含有自然主义的成分，两相交织，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宏伟壮观的场景描绘

左拉擅长于描绘巨大的场景和事件，他以粗犷的笔调，夸张的手法，渲染浓重的气氛。在小说《萌芽》中，作者通过主人公艾蒂安视野，鸟瞰蒙苏矿区的全局。死寂的夜空，没有一线曙光，只有高炉和炼焦炉的火焰把黑暗染得血红；辽阔的矿场犹如一个饕餮的野兽，蹲在那里等着吃人；那呼呼哧哧喘着粗气的抽水机声，仿佛是堵着嗓眼的怪物在喘气。在井口，有四盏挂灯，反光罩把全部光线投射在竖井上，把铁栏杆、信号灯、刹栓和两个罐笼上下的坑道托梁照得通明雪亮，铁板路上的隆隆声不停地响着，斗车往返穿梭，矿工来去奔跑。这种壮阔的场景描绘，气势宏伟，粗犷扎实，巍然壮观。群众性的罢工斗争，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中心情节，其情其景也是颇为壮观的。浩瀚的人群在冬季暗淡的阳光下，踏着覆盖的白霜，向光秃的草原走去，活像开赴战场的士兵；队伍中刀光斧影，棍棒林立，乱蓬的头发迎风飘着，咔咔的木屐声，犹如奔跑的马蹄声一般。这寥寥几笔，就把这场资本与劳动的斗争的磅礴气势展现出来了。这是一种史诗般的笔调，节奏深沉有力，气势雄健遒劲。正如法国文艺批评家儒勒·勒梅特尔所说：“《萌芽》的风格由于强有力的缓慢进展、广阔的潮流、细节的积累和作者手法的直率而具有古代史诗的风格。”

左拉是善于写群体场景的能手。在他笔下的大场景，都不是客观环境的静态描写，而是人物活动着的动态描写。除《萌芽》外，还有《鲁尔德》中关于夜间在山区圣泉洞四周的火炬游行的场景描写，《娜娜》中关于万象剧院演出《金发的爱神》时观众神态的场景描写，《酒店》中关于群妇洗衣场面的描写，《金钱》中关于交易所里那批买空卖空赌徒的群团描写，《崩溃》中关于色当战役两军对垒激战的描写，等等，均是著名的优秀篇章。这些场景，犹如一幅幅巨大的壁画，壮观宏伟，笔墨浓重，视野宽阔，令人叹服。

二、运用象征性的比喻

在左拉的创作中，不论是状物写景，还是人物刻画，都不是以华丽的词藻精雕细镂而取胜的，他的长处在于频繁地运用象征性的简洁比喻，画龙点睛，传神入化，取得独特的艺术效果。比喻要运用得当，关键在于要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选择具有象征性的形象，一语中的，发人深思，左拉笔下的比喻就具有这种非凡的艺术功力。

在《萌芽》中，作者把矿工们伏在沃勒矿内刨煤的情景喻为蚁穴和朽木。将近七百个工人，在这巨大的蚁穴里忙碌着。到处挖洞掘穴，把岩层挖得像蛀虫蛀空的朽木一样，尽是窟窿。这象征着一个黑暗的旧世界，矿工们埋在深深的地层下面，人如虫蚁，苦不堪言。在历经罢工斗争和血的洗礼以后，左拉则用另一种象征性的比喻结尾：遥望低矮隐没的矿区，一支黑色的复仇大军正在矿井深处颤动；自由的种子在土壤里萌芽，为寻求光和热而震裂着大地。这种比喻，神形兼备，极妙地展现了矿工们的觉醒和未来，同时把书名的象征意义也点化出来，取得卒章显志的艺术效果。

在刻画娜娜这一形象时，左拉因笔下人物的年龄、处境和身份不同，广泛地选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象征性比喻。在《酒店》里，娜娜刚露世面，作者写她长得结实，富有诱人的魅力，只有十五岁便长得小牛似的胖，一副饶舌的脸孔，白得像牛奶浸过一样，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而后在小说《娜娜》中，当她沦为巴黎名妓时，作者则将娜娜喻为充满毒菌的一只金色的苍蝇，闪着金光，从粪坑里飞出来，落在哪个男人身上，谁就会被毒死。这时的娜娜，既是权贵狎客手中的玩物，又是这群豺狼的报复者，她利用自己的美色和手段，将一个个崇拜者击倒在人们面前。这样，娜娜本身又成为第二帝国社会的概括和象征。可见，运用不同的比喻来描写同一个人物的不同生活阶段，就使人物形象体现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全面地反映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全过程。

读左拉的作品，象征性的比喻比比皆是，其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有时，他以人喻景，使没有生命的景物拟人化；有时则用家禽兽类喻人，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显得生动有趣。不论哪一种方式，所用的比喻都富有象征性，因而给人印象至深。

三、遗传因素和情欲性感的渲染

由于左拉接受了孔德和泰纳的实证主义，在创作中沿袭了达尔文的物种竞争和遗传规律的学说，因而在许多作品中都程度不一地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遗传因素和情欲性感的渲染。

左拉主张用科学实验来证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用遗传的道理来阐明一切。在《实验小说论》中，他说：“为了使我的思想明确，使我的思想具有科学的力量，只要把‘小说家’一词换上‘医生’一词就行了。”因此，他在解释工人酗酒、堕落的根源时，虽然注意到环境对人的腐蚀作用，但又错误地归咎为人类种族的遗传因素的支配。在他看来，古波的父亲在一次醉酒后出工，从房顶跌下来，惨死在马路上。身为其子的古波为了汲取上辈的教训，曾发誓“宁可喝沟渠里的水，也不愿进酒店喝一杯不要钱的酒”。但自从古波在屋顶施工时不幸摔跌之后，他也无法执守自己规定的生活法则，无法抵制酒精的诱惑，终于染上酗酒怠惰的恶习，成了一个疯子。此外，绮

尔维丝的跛脚，仿佛是她母亲遗传给她的；娜娜的放荡堕落，也是从她母亲绮尔维丝那儿因袭而来的。这样，左拉就把工人的贫困、懒惰、淫乱现象，不得不归罪于工人自身，以至抹去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客观因素的作用，这就显得荒谬可笑了。

左拉还认为，情欲是实验小说的宗旨。正如科学实验者是自然的审判官，实验小说家则是人与人情欲的审判官。文学乃是生理学的继续和补充。因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常常有情欲性感的渲染，把人性与兽性等同起来，强调表现人的本能、肉欲和下意识，这就必然损害了人物形象的认识价值，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四、善于汲取工人生活和斗争的题材

如果说左拉在表现生活、解释社会弊端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然而他在洞察现实、汲取生活题材方面却有其独特的功绩，这就是左拉善于汲取工人生活和斗争的题材。在劳资矛盾日趋尖锐的年代，他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下层社会，重视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写出像《酒店》、《萌芽》这样一些上乘的作品。尤其在《萌芽》中，作者写出了矿工的苦难和斗争，进而运用对照的手法，相继刻画了艾蒂安、普鲁沙、苏瓦林和拉赛纳这四种不同的工人运动领导者的形象，并赋予笔下形象以鲜明的爱憎褒贬态度，这是同时代法国其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企及的。

左拉在表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艺术功绩在于：当人们还没有把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时，他将其作为自己创作的课题；当作家们尚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劳资矛盾时，他却在法国文坛上大胆地作了真实的反映；当人们还瞧不起这些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时候，他却给我们正面地塑造了第一批先进的法国工人形象，并把他们当作自己作品的真正主人公，从而比起他的前辈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他提供了更多更新的东西。在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只有英国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才能与之媲美。这无疑也是左拉文学创作艺术风格中最富有特色的精华所在。

法国当代著名的评论家让·弗莱维尔曾经指出：“谁要是准备对小说家左拉作出全面的判断的话，那他必须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左拉，他是因为处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之中并且忠于这个现实，所以才写出了他的杰作。”左拉自己也曾把写作事业喻为百眼巨人和百手巨人的工作：“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睛的见闻。”由此可见，左拉文学创作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由于作家深深扎根于社会现实，并以无限艰辛的劳动才建树起来的，因而尤为世人所珍视。

